



國立屏東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一一三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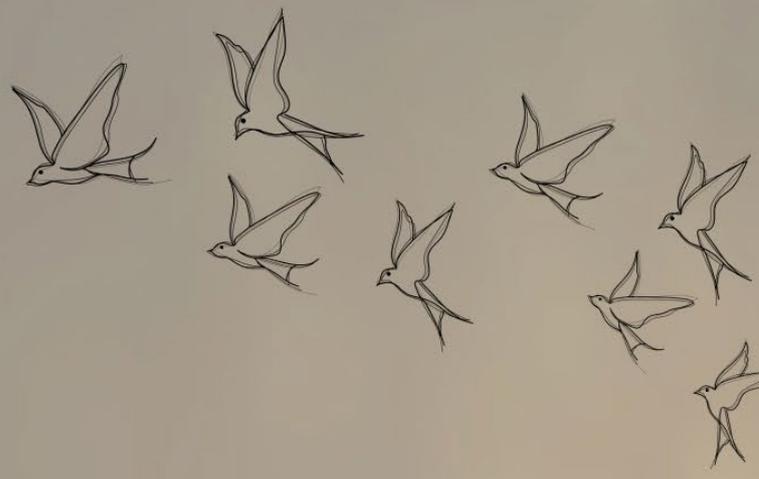
陳哲男校友文學獎

作品集



目錄

新詩.....	1
新詩組總評.....	2
第一名 過去是一列單趟車 (陳彥廷).....	6
第二名 漸胖殺手 (張有志)	10
第三名 一號小屋 (蘇庭誼)	14
佳作 被遺忘的繁華:史記屏東中央市場 (周于瑄).....	16
佳作 簡諧運動 (陳品岑).....	18
小說.....	21
小說組總評.....	22
第一名 迴避訓練 (余珮安)	24
第二名 地下六英尺 (蘇庭葳)	34
第三名 雨果的戰爭(王紹倫)	46
散文.....	59
散文組總評.....	60
第一名 玉玦 (張玉伶)	64
第二名 將行 (游佳驥)	72
第三名 未縫好的承諾 (李紫琪).....	80
佳作 波羅密事 (姜家莉).....	88
佳作 乒乓人生 (張華瑄)	92



新詩

第一名 過去是一列單趟車 | 陳彥廷

第二名 漸胖殺手 | 張有志

第三名 一號小屋 | 蘇庭誼

佳作 被遺忘的繁華：史記屏東中央
市場 | 周于瑄

佳作 簡諧運動 | 陳品岑



新詩組總評

評審委員

※曾進豐老師 |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陳政彥老師 | 嘉義大學中文系

※簡文志老師 | 佛光大學中文系

第一名〈過去是一列單趟車〉

陳彥廷

詩情詩思詩想為主，其次表現技巧，主次兼及則相得而益彰，故能引生同感共鳴，繼以咀嚼尋味，且禁得起仔細分析。

此詩抒情主題從私我小我出發，對象可以是情人、親人或友人；透過熟稔的鐵路意象連結，懷想人我之間朦朧或清晰的種種故事，喟嘆時代更迭幻變，追憶時間消逝無情。莒光號回味甜蜜如糖的美好童年，自強號指涉略顯羞澀、靦腆曖昧的青春（鞋隱喻漫漫跋涉），高鐵暗示光陰流動飛快，倒影成為想像的唯一依憑；從「你」的側臉而臂膀而氣味，由點、線而及面，先具體後抽象，部分至整體，巧妙轉換視覺、觸覺、嗅覺，緩緩譜奏出迴響不絕，綿綿不盡的過去。

第二名〈漸胖殺手〉

張有志

此詩反映現今年輕人的處境，電腦前的瘋狂遊戲殺戮，遊戲殺手殺掉年輕人的健康萎靡，身材變形，具有諧趣，卻又警醒人心。從第一段就有武俠電玩感，體脂肪帶走輕功泰拳鐵布衫，將電玩與習武結合，見方螢幕下的安靜戰役。二段則從電玩如入戲著手，山林，峽谷，飛鳥，鐵鞋的電玩密界，回到現實胖到手指靈活，後將多重宇宙與楊過小龍女愛情浪漫故事結合，終將在漸胖殺手的手消



逝。末段則以鍵盤就是電戰勝敗法則，江湖一點訣，隱姓埋名為先，網路虛擬殺戮天下神手多是，唯有靜默不語，維持漸胖，乃是恆常。

第三名〈一號小屋〉

蘇庭誼

不管物質世界帶來的感官享受，或者是精神世界渴望他人的肯定，現代人不斷向外界尋求滿足的舉動，最終只帶來失望與苦痛。因為物質有其侷限性，他人肯定也可能轉瞬消失。有了上述的認識，才能體會這首詩的妙處。詩中透過小屋、薄荷、屋內屋外三個層次，描述詩人透過冥想，在內心建構一個寧靜平和的內心空間。第一節〈創造〉就是描述冥想內心空件建立的過程，第二節的〈綠意〉表達原諒與放手，放開好惡對錯的執著，才能真正的放鬆，第三節〈圍〉點出隔絕外界，跟自己獨處才能到真正的平靜。全詩頗有處世的智慧。惟，如能增添有更多情緒起伏，更能讓讀者感同身受追尋寧靜之不易。

佳作〈被遺忘的繁華：史記屏東中央市場〉

周于瑄

人出生成長的地方，不僅是失去商業價值的土地與市場，而是一代人成長過程中，鋪墊在認知成形的時空背景。面對出生成長的土地，其實就是面對過去的自己，面對回憶的片刻，有其強烈的情感連結，不應該被商業價值高低所挑剔鄙視。本詩著眼於此，希望為屏東廈門街中央市場的興衰成敗，留下文學的紀錄。從當年的繁華鼎盛，到日漸落敗蒼涼，到夜深人靜的寂寥。層層推進，演繹出屏東獨有的地方感，在本次參賽作品中，思想布局尤為突出深刻。惟，現代詩競賽最好要用現代語言來表達，古典詞語雖美卻不易開創新意，此為本詩止步佳作的原因，也是未來可以改進的方向。



佳作〈簡諧運動〉

陳品岑

簡諧運動 (simple harmonic motion, SHM) 是物理名稱，在週期性運動中，物體承受平衡力量，受力與物體位移成正比，好似水平桌面，連結彈簧的物體被拉離平衡位置後放開，物體進行簡諧運動，就是前進後退的等速運動。作者後記言及：韶光歲月，亦或無知造成的傷害，皆不可反，頗能契合簡諧運動的真義，而是詩也表現日月光影中的無反無涉。第一段開題極佳，從影子到血管，有著黑暗的詭譎，白貓、太陽、巷子、銀盤，又讓時間凍結，看似光亮，卻又呈現靜謐感。第二段的牠，許是貓了，枯夜、瘋癲、固執的竄襲，即使負向，也僅能遵從時光軌跡。而後三四段中，壁癌，腐爛的牆心，舊鐵門，病院，腫瘤，都是時光不可逆的結果與遵從，無力的線性時間，於誰都是不可抗阻。



新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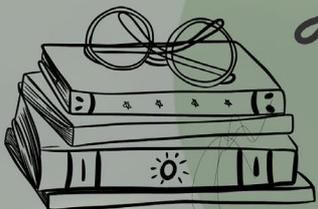
陳彥廷

自我介紹:

我是陳彥廷，來自台東，目前在屏東擔任國小教師。創作這條路對我來說充滿挑戰卻也自在。自高中接觸寫作，致力於現代詩創作，期許持續精進。

得獎感言: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些疑問伴隨著探索自我的歷程逐漸清晰。本詩藉莒光、自強、高鐵等列車的意象代替時間流逝；藉糖、鞋、影當作成長的軌跡，在逐漸成熟的年歲裡，才體會到物是人非的無常。



過去是一列單趟車

新詩組第一名

109 級校友 陳彥廷



新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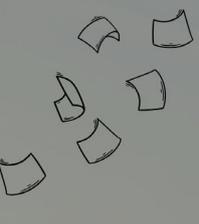
〈莒光與糖〉

沿途將樹梢拽拉成 糖絲
於是懂懂的年歲與手裡的蜜融成一床汪洋
讓指針逆行帶走 窟窿
於是過往與煙與雲填平了寂寥的挫傷
面對面
讓我把每站暫停之時你的側臉
拓印在每個站牌的空隙之上
跟隨景色逐步緩慢的文字影格
卻因為缺少讀音而無從辨認
僅只知曉
這是與你連結的唯一辦法

〈自強與鞋〉

時間把地平線一隅織縫成 錦衣
任憑山稜的自傲與眼中烈日吹散羞赧的花
讓節拍依循旋律度過 隧道
儘管如此
耳鳴與冷冽恣意地穿梭身體之中
擅自消弭途經顛頗時的震盪
肩並肩
讓我把每站暫停之時你的臂膀
刻印在每個月台的迴廊之上
我徒步穿越人群與海洋
才算明白





〈高鐵與影〉

記號伴隨燈號的起滅成 心跳
一下 一下 聯繫無法接聽的每個晚上
讓訊號延著翻越山嶺的信箋 流浪
卻是只去無返的單程票
獨自迷茫
讓我把每站暫停之時你的氣味
存留在每個車廂的空氣之中
可味道遍布的每個角落
仍不見你
我尋覓深埋地下的軌道
將時序縮短 時速拉長
總算理解
倒影才是你最後留給我的想像



新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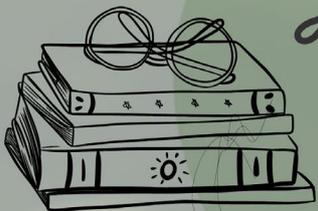
張有志

自我介紹:

中文系畢業後被通訊行困住的高雄人，有一陣子只拿得動計算機，拿筆會抖，有時生活有所感而想要寫文章的時候，卻又因腦中日漸消逝的詞彙感到沮喪。人生很苦，才領悟學生時期過於揮霍，學生時期的四年是我最幸福的四年，有愛我的導師們，也有真心愛我不求回報的人，謝謝你(妳)們。畢業後才不是這樣子的人生，加減乘除、條件交換，但你不能因為無法讓每個人都喜歡，就抹滅你選擇善良的決定。如果有能力，希望能帶給重視的人幫助與快樂。人世間有太多東西，你無法擁有，但你仍能選擇靜靜欣賞，讓萬物怡然自得，願我的文字能帶來溫暖。

得獎感言:

首先要感謝評審的青睞，畢業後在生活與工作的壓縮下，較無可以靜下來的時間，我的文字較不經琢磨，沒有學生時期的精鍊度與修飾，常常是直白地淺白地敘述下就下筆了，我喜歡學生時期的抒情，這篇漸胖殺手是多愁善感的我少數挑戰不同的文類，只因希望世間能有更多善良與溫暖的眼光，希望人們在下筆前都能多一道深思熟慮，不要因為一時的手快，或著是口快，成為隱藏在螢幕後方的漸胖殺手。此篇也獻給自己，和過去學生時期的不成熟和解，願每個人都能善待這世間上的其他人，儘管那其他人其實與你無關，但任何的惡意都來自不經意的舉動，願你我都不是被漸胖殺手狙擊的對象，更不要成為殺人於無形的，冠上仗義帽子的漸胖殺手。



漸胖殺手

新詩組第二名

99 級中文系校友 張有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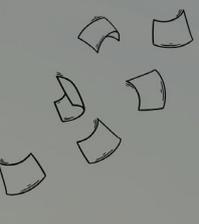


新詩

他知道不能再胖，再胖
肚皮撐破衣裳
體脂肪一波帶走輕功、
泰拳、鐵布衫
師傅曾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靜下心隱姓
埋名於無形，藏匿見方角落
盤腿坐下入定、昇華
唯 quiet 不破

手持葉片撫著紋理
敵人耳語如此靜謐，在山林
與峽谷間只有飛鳥、行進的鐵鞋
他已經胖到僅剩手指靈活
懷想當年丞相一句：「起風了」
悟出指緣引風，操縱風向
愈刮愈鼓，愈刮愈躁
皮膚肌理彈出血肉，敵人覆滅
男女老少、富貧鰥寡
尤其兒童削筋敗骨傷其心志
到死前一刻，未知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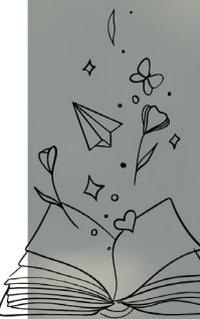
多重宇宙江湖，這裡
檢討姑姑與過兒關係令其無法武林立足。
誰能猜曉外傳裡趙敏還有一個妹妹趙嫋。
謝遜氣凝丹田奮力一吼
喝！比不上惡言詆毀狂亂瘋癲。
性別問題也能輕易擊潰東方不敗，敞開披風
成了夕陽下殘存那一抹紅
扔往牆上又化作山水畫裡那一抹黑。
黑夜乍臨，春秋子路為孔夫子的驢驢
馳騁沙場也敵不過漸胖殺手彈指神功。

三十七個字母，冠上二十一頂仗義的帽子
敲敲打打一部指尖律法
遠看像威武的衙門，近看
紙砌好高一座羅生門。
再 quiet 一點，文字的惡意
就更胖，索性不動了
他倚著老杖蹣跚
時間一長總會撐壞幾個夾杖
他向門派申請多個匿名夾杖，號
令下去，儼然官老爺之姿。
曾有慕名學藝者
皆被漸胖殺手否決，淡然一句
「我不是殺手」。
然而江湖跳谷自縊者眾



新詩

可見技藝流出，已然成為顯學
天下應知但天下不知
維持靜默，你我
動不動皆有可能成為





蘇庭誼

自我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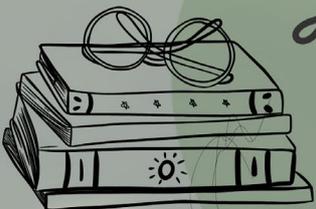
自然觀察者，喜歡馬齒莧和百日草，喜歡烏雲和雷聲，習慣用紙筆記錄生活，閉上眼睛和自己對話。

得獎感言:

這學期在窗邊種了一盆薄荷，最近發現早上從窗簾間透進來的陽光，為它打上了聚光燈。我時常在想自己能不能像它一樣，安靜的在某一個小小角落成長，不管其他人的聲音。

希望透過一號小屋，讓更多人看見自己心中的避風港，找到安心的力量。

謝謝周遭的植物、一些可愛的人們，還有自己。



一號小屋

<創造>

在心裡揉製一個陶土小屋
細長的屋身，煙囪向天空延伸
用手的溫度窯燒天藍的釉色
剪一塊諒解，磨平牆上的粗糙
向心訂製的書桌靜立
等候思緒自由書寫
小圓窗引入悠然的光影
你得以平躺舒展於其中
安住當下

<綠意>

在窗邊栽種一盆薄荷
永遠傾斜於陽光
讓清新的香氣擁抱不堪重負的靈魂
又或埋下一顆曾接受星光的種子
它指引著，無需拘泥於煩惱
生命有其韻律
你也會平安長大成金絲雀黃的
花

新詩組第三名

教育四乙 蘇庭誼

<圍>

偶爾下起雨
墜落在屋頂的細碎聲響
像是電視斷訊的靜電噪音
掩蓋秒針的腳步聲，時間短暫停滯
與外界訊息隔絕
情感此刻悄然釋放，與自己誠實對話
無人知曉



新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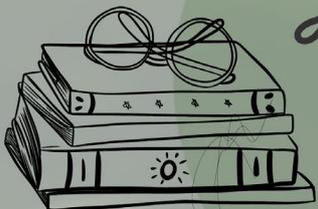
周于璿

自我介紹:

「慣與世事長酬酢，方知醒夢皆人間。」人生漫漫，年歲崢嶸，縱使紅塵百景盡作指尖流沙，終有鐫刻紙頁的筆墨，為轉瞬即逝的一切落款永恆。從幼時恣情的揮毫，至今朝的寓心於墨，寫作既是我永續熱情的興趣，亦是每一次的成長中，不可或缺的涅槃契機。

得獎感言:

至就讀屏東大學至今，雖歷時未久，初試啼聲即獲殊榮，在此敬謝評審老師對該拙作的肯定。此詩為筆者途經中央市場，在信步漫遊、偶知典故後，有感於其衰敗荒涼之景而作。由於抵達目的地時已是夜間，故以視覺上之所見直抒所感，再藉想像入題，將早年吞噬了省立屏東病院的熊熊大火、以及中央市場建立之初，諸如「唐山過台灣，身背三支刀：剪刀、菜刀、剃頭刀。」此類別具特色的繁華景象之歷史描繪，與盛況不復的蕭條之貌，悉數鎔鑄於詩中，勾勒時代洪流之下的屏東意象；末處則為筆者回望店鋪寥寥，不禁心生傳統產業沒落、人非物亦非的感嘆，並借助呼其舊名，寄託繁華再現的希冀。盤點中央市場，不知在滿目美食之中，哪一樣最能代表你的兒時回憶呢？



被遺忘的繁華：史記 屏東中央市場

應是天仙狂醉
一朝霞觴傾濺 宵漢淋漓
落人間夜燦星灼爍
錦繡長卷展

應是華筵初開
一夕繁燈連綿 千虹流轉
映鬧市此際人潮澎湃
上河名圖成

溯想何時
一捧橫亘春秋的獍燄乍起
火光明煌 病院離析
聚為四方鼎立的盛世
布莊雲集的霓羽 是佳麗身上的羅衣
如鈴歡聲繫於百貨之間輕輕搖盪
叮鈴、叮鈴——
一九五九年的長歌未央

新詩組佳作

中文二甲 周于瑄

烈燄將熄
唐山三刀的鋒芒鏽痕滿佈
說那舊時的繁華中人 轉身隱入渺
渺紅塵
待無情的青史裹著風沙翻過一頁
竟是從此江湖不復見
飛散如煙
惟有眾信茶莊的茗香清遠
徒引百歲老兵的千愁萬緒
把盞臨風
吹夢至故鄉

一輪霜月永照
何人探問，玉闕孤寒？
一幢高樓巍然
何人駐足，寂城闌珊？
獨我弓腰 緩緩拂去歲月的塵紗
隻影梭行於古巷斑駁 阡陌寥落
聲聲遙喚
阿猴、阿猴



新詩





陳品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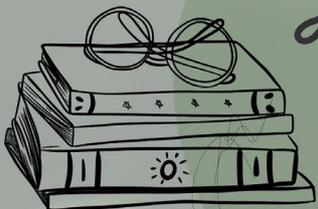
自我介紹:

字望岳。岳，高大之山。望向高大之山意。期許自己夠向前人學習，亦能成為他人學習對象。喜研讀經學、游於書法。目前潛心於經學研究，並且擔任國小書法社團老師。

得獎感言:

簡諧運動，只表前進程度，縱使數值為負也是如此。韶光歲月必有累積，傷痛亦隨日月疊加，然，此傷害未必有理可循，未必是有意之果。是故萬物依循天理前進，有增無已。

一念頭、多樁事，萬事皆如絲網密布串聯。吃一頓飯、看一本書，將啟動下一件事情的運轉。此世界齒輪的運轉，生生不息，永不熄滅。今即獻上拙作，由傷痛的視角呈現世界的運行。



簡諧運動

影子匍匐至東北方
儘管路徑有血管拉扯
白貓依著紫雲 接太陽的班
在時光的巷子守著銀盤打卡

牠在枯夜裡徘徊
躍上
名為瘋癲的優雅
落入
封閉循環的固執
西聞 東嗅
鬚鬚盼不到
回溯時間的那條星軌
尾巴左右晃動
望能共振日與月
可惜簡諧運動自帶負號
只遵從行走的定律

新詩組佳作

中文四甲 陳品岑

那優雅背面
斑駁的水泥外套裡
住著傲然壁癌
若說白色是純淨的質量存在
豈 能腐爛牆心

壁癌細胞的拜訪
敞開屍冷的舊鐵門
頌唱 病院仙境
幽幽地
白貓被注射腫瘤
邪魅的腫瘤被
無知滋養
牠仍搖曳著悵 然
畢竟日月奔逐也無力叛變
簡諧運動



新詩





小說

第一名 迴避訓練 | 余珮安

第二名 地下六英尺 | 蘇庭葳

第三名 雨果的戰爭 | 王紹倫



小說組總評

評審委員

※王建國老師 | 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林雅玲老師 |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王國安評審 |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第一名〈迴避訓練〉

余珮安

本文以「迴避訓練」為題，以對他人行為與想法過度敏感的「他」為主角，以此深探人的內心世界。小說中對空間物件及人物心理狀態的細部刻劃令人印象深刻，文字精準又比喻得當。尤其「他」在人際關係中所採取的若即若離的位置，那既期待又深怕受傷害的矛盾心理，小說描寫十分得宜。

「迴避」之所以需要「訓練」，就在主角這不同於常人的敏感，但文中所現人際關係的小細節，又何嘗不是人與人間常見的傷害與齟齬？作者以其對人性的細膩觀察，以通透的文筆來細緻刻劃，可作為參照人性的佳作。主角透過搶先話題來暫時避免衝突的結尾安排，既是神來之筆，也是人與人交往的日常，十分有趣。

第二名〈地下六英尺〉

蘇庭葳

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奧爾德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皆為書寫思想監控反烏托邦之作。本篇主題雖前有所承，然在校園小說獎中題材仍新穎具創意。

小說情節緊湊，事件因果鋪墊，皆用心。枕頭下的紙「打倒老大哥」，做為偵查黨國忠誠度的引信，埋梗設計頗佳。乍看之下，男主角不諳機械設備，似是粗疏出包；然作者企圖凸顯國家機器主宰下，專業技能與思想意識皆被塗銷。角色性格刻畫深刻，威廉艾



倫屈服於強權，壓抑自我，如行屍走肉般地活著，但最終仍難逃因被嚴密監控而走上厄運，小說主題隱隱然呼之欲出。堆積題目之數字六有何隱喻？環境設計，將社會分為富裕部、真理部，呈現階級二元對立。題目數字「六」，非下沈之十、二十，足見一切的虛偽性。

第三名〈雨果的戰爭〉

王紹倫

這是一篇兼具現實意義與題材挑戰性的作品，主題鮮明、敘寫簡練，情節亦緊湊有致，全文緊扣戰爭而發，從血腥肅殺、觸目驚心的戰爭場景，到負傷歸來的種種創傷的癥候（不斷疼痛的左腿、不斷驚醒的惡夢），乃至於難以契入的現實生活，逐步揭開一段殘忍酷烈的心靈秘史。

原來，風急雨驟、難以入眠，係因昔日的槍林彈雨——一段難以磨滅的搶灘記憶。當中，描寫戰場上瞬息萬變，也生死一瞬，細膩深刻，尤其，與敵人四目對峙，驚慌失措，而敵人遭我射殺後，竟還仰天坐起，十分驚悚，不唯如此，這竟也成為我日後從惡夢中驚起的原型，前後對照，可謂深具蒙太奇效果，又，臨末書寫「解離」，如幻似真：既虛且實，也虛實莫辨，極為精彩。





余佩安

自我介紹：

喜歡深夜寧靜中獨自補充能量、默默耕耘作品的 I 人，同時也是寫下十幾個大綱，最後卻完全不照草稿、單憑一閃而過的念頭完成作品的 P 人。

想趁著還會覺得「為自己所做的努力都值得」的此刻，拚命追求、拚命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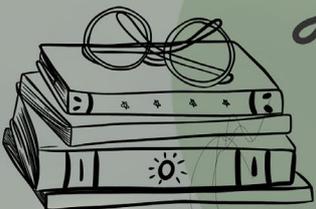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愛其實就是一種偏執吧。

因為對另一個人的愛、重視、寄託，所以給出與收到的傷害都加倍，那為何不把愛收回一點，轉而重視自己？

無論親情之愛、激情之愛、友情之愛、師生之愛，但凡放過對方一點，自己也能多喘一口氣。

好想盡情呼吸啊。





充滿情緒能量的關門聲，按下他攻擊自己的行為。

老房子的房門單薄，鉸鍊也已些微變形，讓那洩憤的動作顯得不乾不脆，但作為打破凌晨寧靜的異響，其中怒氣已然充分表達。

他屏住呼吸，靜待著，直到大門也傳來同樣聲音，才緩緩將拳頭從自己大腿上移開。

沒辦法冷靜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想法，終究只能訴諸暴力行動，是他多如牛毛的缺點中最為瘋癲、最為可恥的一件。

發洩情緒、逼退對手，或是乾淨俐落地死掉。如是自殘，是要擊退他人的步步進逼；打得越瘋越狠，嘶喊得越失控，越能嚇退這些監視著他的敵人。

當然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已疲於嘗試其他解法了。就如剛才，他應該要跟在對方身後追出門去的——如此簡單的題目他怎麼會不懂呢？關門的音量與怒氣成正比、不打招呼代表賭氣、半夜出門意在強調自主權。抗議雖無形，卻顯而易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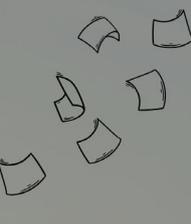
但他選擇躺回被窩裡。

一再翻開的爭吵、不斷重溫的僵局，所有人情義理被反覆探究了許多年，他那想要讓生活更理想的慾望早已消磨殆盡，只餘苟且與迴避，直到對方對當下爭執的記憶被時間沖淡，那些摩擦、意見不合，就不會再被輕易提起。

即便他自己並不會忘記那些衝突的細節——記仇似乎是種天份，讓他記得每一句從外界收到的酸言酸語、別人有心或無意的批評、被粗魯的對待、被疏忽的委屈。這一長串丟不掉的憎恨與陰影累積在他腦袋，植入大腦與視線，成為他越發敏感的神經，只要接收到訊號——臉色、語氣、用字、行為——就立刻豎起他渾身防備，輕則離開現場或話中帶刺，重則如這次一樣被情況逼急而選擇自傷。

即便大多時候他是能夠消化負面情況的。他可以心無波瀾地接





受主管斥責並毫無異議地做出改善，若朋友提出不公平或讓他不便的要求，他也會欣然配合。

只有最親近的那一位，會讓他不自覺舉起拳頭——未成年時是主要照顧者，組成家庭後則是枕邊人。像是一次交接，換了個敵人上陣，在他的生活中伺機而動。

他在黑暗中聽著鼓譟的心跳聲，感受到情緒奔騰後驟然湧上的疲勞。大腿被自己捶打過的地方有些悶，但不痛，就連手也不過微微發麻。如此雲淡風輕，彷彿連肉體都在逃避這困境。

在拳頭被握緊之前，是一段逐漸死亡的過程。

環境捏塑人類，經驗磨損熱情，而打磨的力道則造成個體差異。若人的一生是為了被製成最亮眼的玉鐲，那將他挖掘出土、丟入人生歷練的工匠肯定手法拙劣而粗魯。

他就是這樣死去的。

母親上半天還捧著他做的節日賀卡感動落淚，晚上卻因為他背不起課文而用衣架將他抽打在地；父親嘴上說著凡事要適可而止、享受過程的樂趣，卻要他餓著肚子練琴到深夜，直到可以一鍵不差地演奏完練習曲，才能對著冷掉的便當狼吞虎嚥。

父母送文具禮品是為了讓他有更好的學習成績，所以他不能拿了新的筆卻考試失利；有機會去上才藝課是因為要在家族聚會時體現父母的栽培以及獲取獎牌，不能單純只想演奏自己喜歡的流行音樂、和朋友玩四手聯彈；家事不用他做是因為父母希望他將時間都拿去讀書，不是讓他放學後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原來愛是有條件的，看似出自天性、理所當然的愛，全部都不純粹。初次意識到這件事，他自以為成熟地想出解決方法——如果接收這些愛都要付出代價，那他寧願什麼都不要，畢竟不接受好意，那就沒有人需要犧牲心力和金錢，他也不用拚死拚活去償還人



情債。

他將收到的禮物都收好，當下使用的東西尚未壞掉前都不拆封新的；他主動提出不再上鋼琴課，雖然課程不能說斷就斷，但他明確表示了不繼續參加檢定和比賽；他固定在放學後做一件家事，表現出自己是有人在參與家庭生活。

但這樣仍遠遠不夠，父母越發高昂的情緒讓他意識到事情可沒有這麼容易解決。像是嚴師在課堂上的隨機抽問，無論他多認真聽講，都可以被挑出毛病。答錯了，就是不用心、辜負別人期望；答對了，就是無視師長、態度不佳，才會需要人特別監督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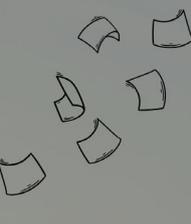
而他所認為的好意，在他人眼中都十分幼稚——不使用別人送的禮物是不夠重視對方和不懂得感恩、投資在他身上的學費和器材費不會因為他不上課了就補回來、他主動做家事，只是敷衍對家庭的責任，而非出自真心。

他的解釋被解讀為藉口，沉默被視作逃避，改變被當作叛逆。他天生的稜角被敲擊打碎，然後用粗製濫造的器械狠狠刨削，只為找出其中光芒，卻在這過程中滿佈裂紋。

世界在這些敲打的烘托下非常嘈雜和混亂，當人類醒來活動，那些無時不刻監看他的眼光、隨時爆發的羞辱與責罵，甚至是走動時所發出的聲響，都在控制著他的注意力，直到午夜來臨、萬物俱歇，他才得以在黑暗的房間裡獲得一絲安寧。沒有人會將注意力擺在他身上、沒有任何暗潮洶湧或不經大腦的對話、沒有必須立即辦理的事務，只有最徹底的空無，即便偶有打破寂靜的颯車聲，或臨時出動的救護車奔馳而過，但一切都非常明顯地與他毫無關係。

他會起床，觀察對面大樓尚未熄燈的人在看什麼電視節目、試圖連結不知道哪一戶鄰居未上鎖的無線基地台；他會躲在被窩裡，在腦中回想那些可扭轉或無法收拾的錯誤，想著如何回絕自己不需要的好意、如何反擊加諸而來的責罵與要求。





他是夜色下的石器，因為陽光曝曬和匠師連日打磨而逐漸龜裂，唯有月光輕撫時，才能舔舐傷疤。

窗外傳來樓下公寓大門的開關聲，是對方已經走遠的信號。

他看著架在天花板的輕鋼架，就像童年幻想教室裡吊扇突然掉下來導致課程被迫中斷的場景，他想像這些只要大風一刮便七零八落的薄片此時會突然崩潰——好的話，可以砸死他，差一點，就翻天覆地。但不管如何，都可以助他抽身於這僵持的日子。

身下床墊特別挑選過，是足以提供人體支撐性的類型，此時他卻肩頸僵硬、腰部疼痛，腦袋裡像塞了一顆不斷充氣，但因為腦殼限制而無法成功炸開的氣球，一下下頂著頭腦，擠出只有他能聽見的高分貝耳鳴。

睡不著時總是這樣，但他也已經混淆，到底是身體的不適導致沒有睡意，還是失眠本身其實就是這麼痛苦。

他將呼吸放淺，試圖緩和不適，讓心靜下以求入睡，卻不斷在想著剛才門被用力關上的聲音、想著這次爭執到底是哪一方有錯、想著如果這是最後一次衝突，他可以在不被父母發現的情況下找到新的住處嗎？好不容易在外安頓、好不容易稍稍築起「獨立」的形象，千萬不能再被抓到可以被糾正的地方。

思緒克制不住地運轉，逼迫他屈服、誘使他解除睡眠的偽裝。然而他必須睡覺，不只是因為睡著了，這一晚就沒有他的事了，不用面對對方回家時兩人相對無言的尷尬、不用準備說明自己為何沒出門關心的辯詞、不用對對方隨時會提出的不滿提心吊膽。

更重要的是，世界上開始有人監督他的夜晚。

他們的相遇發生在某個同樣寂靜無聲的夜裡。

當全世界移開視線，這個人把目光投注在他身上。他們會徹夜



暢談和連線遊戲，即便手機沒有行動網路，只能靠在窗邊勉強連上樓下超商的分享器，但無論處境如何艱難，會有一個人讚賞他的獨特、共享他的夜晚。

他感覺自己會獲救，那些曾迫切想逃離的生活，在另一半出現時彷彿迎來曙光。對方對他好，他會流著淚感謝，不惜昭告天下自己獲得珍貴而大量的愛與珍視，即便這一切好意他早已擁有，不過換了來源，卻讓他如此快活。

曾鎖起的情感被釋放了。在每一次被言語支持、被呵護時，都讓他重新意識到自己竟如此容易落淚。

於是在大學畢業後，他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工作。毫無發展性的職位、只比最低薪資高一點的薪水，卻成為他逃出家門、與情人私奔的基礎。他開始能理直氣壯地回絕父母的要求，只要他渴望安靜、渴望被接納，就有一個隨時能躲避世界的地方。

然而，自由的空氣充滿菸味和酒氣，以及瀕臨失控的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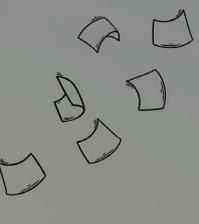
全新的生活，給出了似曾相識的條規——他不能享受用薪資換來的租屋而不規劃外出旅行，否則就是不經營感情關係；他不能佔著伴侶的位置而不隨時追蹤對方在現實或網路的動態，否則就是不夠稱職；他終於有機會去學習和探索世界，不因缺乏管道或家長不贊同而受阻，但當他享有另一半不明白的知識，卻被認為是故意排擠、瞧不起對方。

而夜裡那份可以治癒他的自得亦被入侵。所有想說與不想說的想法、有意義或無關緊要的內容必須全數坦露，以示自己的忠誠，證明他打從心底對這段關係毫無保留。

至此他明白了——荊棘交錯之外，並非廣闊藍天。生活又回到同樣的規則上，只要有人對他好，就要感恩、珍惜、回饋，否則就是不尊重對方、就是在唱反調。

而他只能閉上雙眼，假裝自己對這些束縛沒有意見，甚至毫無





知覺。

他忍不住翻身下床，頹然跪倒在書桌前。

這桌子是網購而來，收到的組裝材料裡明顯缺少幾個隔板和螺絲，導致桌下附帶的三層櫃空了一層，且架構歪斜難以滑順抽拉。但入住在即，他們沒有退換貨或提出客訴，不過急著將家裡配置成理想的樣子，所以無視殘缺、品質和合理性。

可雖是將就，也這麼一直使用到現在。

他磕碰著拉開抽屜，找到藏於多項雜物之下的夾鏈袋。本應裝著鎮定劑及安眠藥的袋裡僅餘被掏空了的藥盤，和些微殘粉末。

即便劑量微小到幾乎可忽視，他仍將手指伸進袋裡抹下藥粉，將之送入口中。那滋味苦得他不停分泌唾液，但為了睡著，為了丟下那些過於躁動的反應以及偏激的思考，他只能像對零食意猶未盡的孩子，將粉末舔食乾淨。

情緒波長跌宕起伏、頻率極高地在高點與低點跳躍，那些藥就是繃直繩索的手，強制拉順所有波動。但隨之而來除了精神萎靡的副作用，更多是接受「關心」的頻率。

——是不是在外面過得不好？要不要回家讓我們陪你？

——是不是有哪裡不滿意？有問題你說出來我們一起解決！

想說的答覆全都難以啟齒，想解決的方向全都會傷害到這些愛著他的人。這些關心成為他拚命要拋下的重擔，刺激出他心中越發激昂的波瀾，以及更多攻擊對手與自己的衝動。

最後，他將藥藏起來，即便因失眠而痛苦，卻也不再回診，就此回到「必須睡覺」和「焦躁難眠」的循環，還有假裝自己總是睡得香甜的劇本。

有些問題，不講明就不會被人質問，不表現就不會被糾正。如果沒有人提出想要改變的想法，問題就會被擱著，放在他們心中合



理的位置上，因為比起改變，他們更習慣被表象蒙蔽，而不去看那些錯誤。就像那張桌子，有著肉眼可見的不足，他們卻假裝它完好。

他坐在地上等待藥效，緊抱雙腿，一下一下地用指甲刮著腳背。

刺下、壓緊、劃過。沒有感覺到破皮或流血，不過浮起了幾道紅腫，卻是他當下唯一能轉移情緒困境的方式，畢竟，那些曾讓他自得於深夜的娛樂都已劃入禁區。

他不能挑燈閱讀或創作，因為那是私人的思考活動，無法與另一半共享；他不能打開手機裡安裝的大量遊戲軟體，因為只要單獨上線玩樂就會被懷疑不忠，畢竟他和伴侶就是這樣認識的；他不能瀏覽社群平台，若在線上留下痕跡，會被伴侶指責故意不睡、被父母關心為何不睡。

窗外忽傳救護車奔馳而過的聲音，他希望那車上載的是自己。

他感覺到自己在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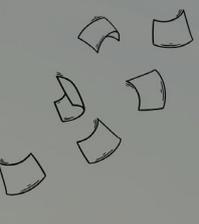
雙眼無法完全睜開，依稀能瞥見窗簾隙縫刺入的陽光，以及床邊的人影；他揮舞四肢——或他「以為」自己在揮舞——同時張嘴呼喊，卻並未聽見任何聲音。

是母親站在床邊。他知道自己該起床了，他該去上班、或去上學。不管如何他必須起床，去成長和拚命，無論是讀書、通勤、待人處事，全部都要積極上進，不能再讓母親擔心。

房門外是父親盥洗的聲音。電動刮鬍刀的震動、漱口杯與洗手台的碰撞，說明父親自律又勤懇，暗示他能夠安睡於此，是因為家長辛勞刻苦，所以他必須有所回饋。

他努力移動自己、發出聲音，希望能讓父母知道他清醒了，想哀求他們不要再盯著他、不要責難他、不要說出那些他不想聽，卻





會一輩子記得的話。他真的在努力了、真的不是故意犯錯和懈怠的。

忽然，他又意識到自己鼻腔裡充滿了與場景違和的二手菸味。那是他伴侶身上透出的無聲抗議，只要香菸燃起，就是為對方的憂愁、憤怒與哀傷助焰，成為強加在他身上的情緒壓力，讓他擔心自己沒有做到對方心中身為伴侶的責任。

永遠都不夠好、永遠都要被人提醒，這就是別人眼中的他。

他聽到自己大聲嘆了一口氣，然後翻身蜷縮，因為這重重疊起的焦躁而握緊拳頭，大力捶上床墊。

這一下，是無心而為，卻又真誠得過份。

也就在這時候，他真正清醒了。被那無法忽視的菸臭味、比噩夢還重千百斤的凝視，以及自己瀕臨爆發的反擊與嘶吼。

對方確實回家了，就像終究會回到他身邊的每一位愛他的人，彷彿這世上除了他，他們再也沒有其他可關注的對象。

他坐起身來，在床上抱住雙腿，就像昨晚窩在桌邊那樣極力縮小自己，將自己抱得扎實、凝聚安全感，形成穩固又弱小的結構。

——你又幾點才睡了？為什麼要睡覺了沒有跟我說？你到底多不在乎才不問我在做什麼？

不必等對方開口，他知道會被如何譴責。沉默之間，心中早已翻過好幾個日常會上演的口角戲碼。

他藏在棉被裡的雙手緊緊掐著掌心，忍耐在氛圍與對方眼光壓迫下的反擊，和想再次用自殘嚇跑對方的念頭。

那個人站在床邊，背對著清晨的陽光，證明規則如荊棘之外的圍籬，困住他的夢與現實。

理性上，他知道自己是在逃避與被控制中用可悲的模樣苟活，所以不想再對任何事情做出反應、擺出符合氛圍的表情、演出別人期待的表現、裝作自己樂在其中、同理共情。



小說

然而感性上，他卻也不願傷害誰。已經盡己所能去表達想法和回報，卻同時壯大了親密他人的愛，甚至使之成為夢魘，而他毫無勇氣改變。

他是那塊在千錘百鍊下成型並開裂的玉石，終於被陌生人撿起；為了報答這份賞識，他必須成為對方手上尺寸適當的玉鐲子。

生而為人，背負著天生、被賦予的責任，而今他既選了這個人和關係，就得負起相應的代價——被愛的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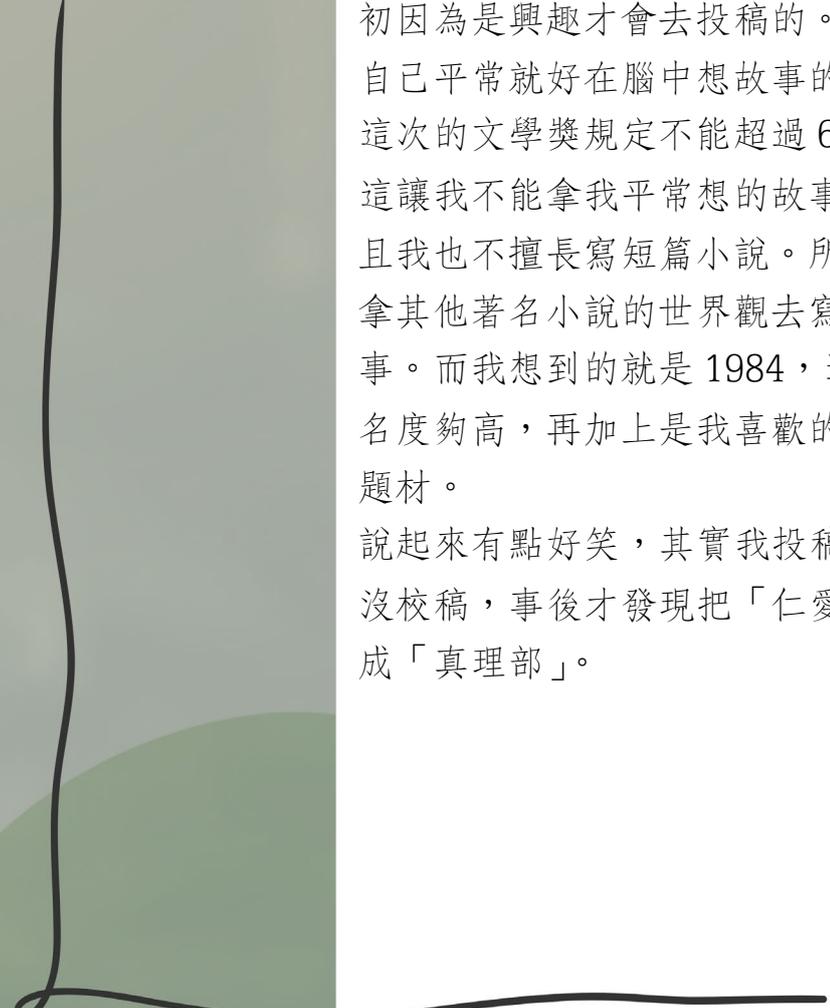
棉被遮掩下，他的拳頭摩擦著腳背上幾排剛形成的顆粒，像要將那些結痂擦去，又似乎是為了撕開傷口。趕在責難臨頭前，他隱含期望地搶先轉移話題。

「要不要去買一張新的桌子？」





蘇庭葳



自我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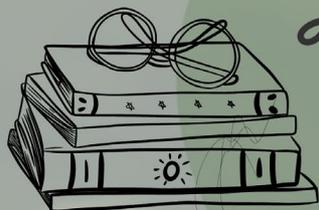
我也不知道怎麼介紹自己，真要說的話我覺得自己是個有點奇怪的人吧。

得獎感言：

老實說我真沒想到自己真的會得獎，當初因為是興趣才會去投稿的。

自己平常就好在腦中想故事的習慣，但這次的文學獎規定不能超過 6000 字，這讓我不可能拿我平常想的故事去投，而且我也不擅長寫短篇小說。所幸就乾脆拿其他著名小說的世界觀去寫一個小故事。而我想到的就是 1984，這小說知名度夠高，再加上是我喜歡的反烏托邦題材。

說起來有點好笑，其實我投稿時根本沒校稿，事後才發現把「仁愛部」寫成「真理部」。





「恭喜你，艾倫·威廉斯先生。你因傑出的工作表現而被選為全新的『地下工程開發』組長。你將於一個禮拜後進入第一空降場倫敦中偉大且神聖的「黃金之礦」開始執行大洋國交付給你的全新工作。」

一個禮拜前的一封簡潔扼要的書面通知，打斷艾倫平常的生活。

艾倫很清楚，自己絕對不是因為通知書上寫的傑出表現才被調職，在這個社會裡不可能因為個人的表現而被讚揚。相反地，表現傑出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而且是會波及小命的那種危險。

自己只是個普通的外圍黨員，在富裕部（富部）裡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紀錄分發給倫敦無產階級的配給，並不是什麼特別困難的工作。至於為什麼會收到調職通知書，艾倫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明明自己沒有在電幕前做出什麼可能危害國家的行為，也沒說出什麼可能會顛覆國家的話，完全沒有理由會被盯上，還有倫敦什麼時候有在開發地下工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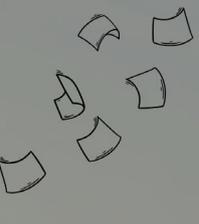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了，自己已經接收到了來自大洋國偉大的責任（命令），是完全沒有辦法拒絕或逃避。而且自己應該要慶幸沒有被思想警察逮捕。

隨著升降機逐漸往地下逕行，周圍的空氣開始逐漸稀薄起來，但還是能夠供人呼吸。

艾倫雖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麼要被送來這裡，自己是不是得罪了黨和老大哥？亦或者什麼事都沒做才被送來這裡？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這裡再怎麼差也絕對比友愛部（友部）還要好百萬倍。

剛到這裡時，還有一個看起來像是思想警察的人（艾倫其實也沒見過思想警察，他會這麼認為全是因為對方長得很像自己腦中所





想像的樣子) 交給他一副項圈，還囑咐(命令)他一定要戴在脖子上。說這是通行證，有戴項圈的人才能進出這裡，有趣的是艾倫注意到對方脖子上根本沒有項圈。但艾倫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默默戴上了項圈。

在確定艾倫戴上項圈後，對方才搭上升降機離開這裡。

艾倫起初是想拿掉項圈的，畢竟這東西感覺就是給狗(狗這種生物只存在於艾倫的記憶中，自從黨執政後艾倫就再也沒看到了)戴的。但馬上就打消這個想法了，畢竟這算一種反抗行為，是一種叛國行為。不，準確來說，他其實有這種想法就已經是犯「思想罪」了，就算沒有實際動作，光是有「拿下項圈」這個想法就等同於思想罪犯了。

更準確來說，因為「害怕」而選擇順從就已經是思想罪了。老大哥和黨的話是絕對且神聖的，只能是出於完全的敬意和愛意去接收，只要有多餘想法或情緒都是對老大哥的不敬，是會破壞國家和諧的恐怖分子。

想到這裡，艾倫不禁回想剛剛接過項圈時的情形，自己有沒有在無異間露出不滿的表情，自己有沒有在無意間做出類似反抗的舉動。畢竟如果對方真的是思想警察，完全可以依據上述行為逮捕他。

應該沒有吧？有的話我現在人就在友愛部了。也有可能對方根本不是思想警察？這個項圈真的只是單純代表通行證。

艾倫安慰起自己，畢竟現在他自認為已被老大哥和黨盯上，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必須格外小心，還不能表現得過於害怕，必須是自然而然，沒有多餘思考的執行自己接收到的工作(命令)。

起初來到這裡時也並沒有比自己想像中的差，這裡的空間約是自己公寓房間的兩倍大，有附帶枕頭的床(不太乾淨，而且還很



硬)可以睡,有幾乎占據一面牆電幕(肯定有的)可以看(和被看),桌子和椅子(老舊,但還沒壞)也都擺放在其中一個角落,還有一扇超大玻璃(用來觀測外面鑽地機的情況),以及一大堆自己完全不知道到底在做什麼的機器和控制台。顯然是個將生活空間和工作空間合為一體的工作室。

在工作室外有一台巨型鑽地機,起碼艾倫是這樣認為的,因為鑽頭已經深入地底,看不見底下的樣子,也不知道這個應該是鑽地機的鑽頭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抬頭一看,是連接地上世界的井口,但就算是白天也感受不到有任何陽光通過井口照射進來。艾倫倒不在意這點,反正在地上世界也無法感受到任何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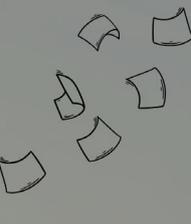
在控制台旁邊有一個氣力輸送管,是用來專門傳遞工作項目報告書的管道,大概每天早上七點(艾倫只能猜測是這時間,畢竟這裡沒有時鐘)會送來今天所需要完成的工作項目。當然,艾倫的一舉一動都必須在電幕的監視範圍,他可不想再招惹更多的麻煩,下一次的可能就不只是調職那麼簡單了。

工作的內容其實也沒多複雜,甚至可以說是輕鬆。基本上都是利用控制台上的面板去操作鑽地機。在送來的報告書都有用英文(不是用新語)寫上操作方法,不過其實也沒這必要,這控制台的面板僅有幾個三個按鈕,每個按鈕下面還有超大的提示字樣。

三個按鈕分別為藍色、紅色和綠色。藍色代表啟動,紅色代表停止,綠色代表修復。其中「修復」是代表什麼意思?是指鑽地機出現意外故障或停止運作,只需按下這個按鈕就能修復嗎?有這麼簡單的事嗎?不用檢查是哪裡出現問題了嗎?

艾倫看了下送來的通知書,上面寫的綠色按鈕功能真的就是「修復出現問題的機器」一句話。沒有寫到底怎麼修復的,也沒寫





出現問題的情況有哪些，就只有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一句話。

算了，不重要了，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吧。艾倫此時此刻放棄找出綠色按鈕的原理，反正能用就好了，想太多也有可能讓自己陷入危險。

第一天的通知書除了寫了一堆老大哥的精神喊話、大洋國的偉大精神之類的官話（下面還附有新語翻譯版本）和幾乎沒有什麼用的控制台操作方法之外，還有寫上今天應該要完成的工作目標。

面板上除了那三個按鈕之外，還有一個「深度顯示器」，通知書上是寫說它是代表鑽頭所挖的深度。而今天的目標就是挖掘 25 英里。

雖然知道思考問題很危險，但艾倫看著顯示 0 的深度顯示器，還是忍不住在腦袋想了幾個問題。明明鑽地機的鑽頭已經深到肉眼看不見了，為什麼顯示器還是顯示 0？還有要挖 25 英里是有可能的嗎？

疑惑歸疑惑，艾倫還是按下了藍色按鈕。鑽地機開始運作（雖然看起來鑽地機沒有動，但確實發出了鑽地的聲音），顯示器的讀數瞬間變成了 1。

1 英里能這麼快挖到嗎？真的是挖了 1 英里了嗎？艾倫又不禁思考這些危險的問題，不過他很快就克制住了，自己已經不能再去胡思亂想了。

人在思考時會露出無意識的表情和行為，而那是非常容易觀察到的，一看就知道這個人有沒有在思考。

艾倫之所以能及時收手是因為他想起背後的電幕，儘管背對著，還是能很明顯看出他有沒有在思考，如果此時剛好有思想警察在監視，那就真的一切都完了。

過了一段時間，艾倫發現顯示器的讀數變化速度不定，有時候



沒過幾秒就加 1 了，有時則需要過好幾十分鐘才會加 1。

這是正常現象嗎？相比之前那些很明顯有問題的狀況，這個現象算是相對合理的（雖然還是很不對勁）。

艾倫自己本身並沒有機械相關的背景（大洋國裡也沒什麼人有），對機器一竅不通，這種情況算不算正常也不清楚。如果硬要解釋的話，還可以說是地質的問題，導致機器的效率有所不同。雖然這解釋很牽強，但起碼還是給了自己相對合理的答案，克制住自己思考的衝動。

大概過了幾個小時，顯示器的讀數終於到 25 了，雖然不確定是不是真的到達 25 英里了，但起碼工作是完成了。

此時氣力輸送管也送來了新的指示（他們果然在盯著我，不然不可能這麼快就送達通知書下來），前面寫了一堆和之前差不多的官話，後面才是重點，要我現在立刻去床上休息，等待明天的工作指示。當然這裡指的睡覺就真的代表睡覺，代表不准做任何多餘的事，不准去其他地方，只能待在床上睡覺，在電幕的注視下睡覺。

這樣或許也好，可以讓自己注意力稍微分散一點，躺在床上什麼都不想對艾倫而言是最好的選擇。

艾倫就這樣遵從著命令臥在床上，手往枕頭下面塞，試著讓自己的姿勢自然一點。

但很快艾倫就發現不對勁，枕頭下面有東西，摸起來像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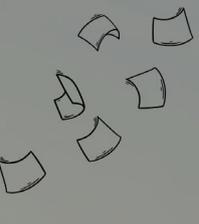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怎麼辦？這是什麼？要檢查一下嗎？

艾倫很想立刻就查看枕頭下面的東西是什麼，但電幕依舊在注視著他，天知道現在是不是有思想警察在監視。

該拿嗎？還是無視？

原本只是想要好好休息的艾倫又面臨了新的問題。





有時候艾倫真的很羨慕那些無產階級，雖然愚蠢，卻無憂無慮，能真的全心全意的愛老大哥，能毫不猶豫地接受那些極為矛盾的話。雖然真理部（真部）有在編造歷史，但主要原因還是那些無產階級者完全放棄自己的理智，聽什麼就信什麼，還可以瞬間遺忘老大哥曾經說錯的話。例如那可笑的戰爭，明明上個月說大洋國在和東亞國打仗，歐亞國是我們的盟友。如果現在突然改成我們在和歐亞國打仗，東亞國是我們的盟友也完全不會有人質疑有問題，甚至會認為我們從始至終都在對抗歐亞國。

自己雖然是個外圍黨員，地位比無產階級高，但也只是個不上不下的平民罷了。有時候甚至覺得自己比那些無產階級還可悲，自己可能隨時都會被抓去友愛部的 101 號室。

最終，艾倫決定不去管枕頭底下的東西是什麼，最起碼今天不去管，等有機會（儘管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會到來）時在去翻開枕頭看看。

很快到了第二天，輸送管送來新的指令和一份報紙。前面一樣的官話，只有最底下的幾句話才是重點。

「由於前線戰事緊張，與東亞國的戰役已陷入膠著狀態。為了突破這一戰況，我們急需更多的資源補給。因此今天的目標將改為 60 英里。」

旁邊送來的報紙寫滿關於戰爭的細節，當然，全部都是經由真理部編改過的。

60 英里？先不管戰爭到底長什麼樣子，這用常識想就知道完全不合理。還有我們到底是在挖什麼東西，這地下是有什麼東西會用到戰場上？

艾倫還是按下了藍色按鈕，畢竟這還是工作（命令）。

和昨天一樣，讀數以不定的速率增加，鑽地機依舊看起來沒什



麼在動，但還是可以聽到地面被敲擊的聲音。

大概到了 35 英里時，讀數不在前進，停留在了那裡。

輸送管也在這時送來全新的指令書。

「檢測到電力不足，需要立刻更換全新的電池。請將電池往洞丟下去，鑽地機將會自動配給電池到特定的地方供電。」

輸送管此時也送來一個超大型乾電池（起碼外觀是乾電池）。電池的大小約為自己身形的四分之一。

有這種大小的電池嗎？鑽地機的電池是用這種？還有只要把他丟下去就好了？不需要安裝嗎？

不管了，做就對了。艾倫把那超大型電池往洞下面丟。

過了一段時候後，讀數又開始前進了，幾個小時之後就到達了 60 英里

就這樣工作結束了，輸送管再次送來要求艾倫立刻睡覺的通知書。

艾倫再次躺在床上，手又再次摸到了枕頭下的東西。

不知道哪來的勇氣，艾倫突然覺得自己看一眼也不會出事。這裡的電幕此時此刻可能沒有人在監視，而且自己只是看一眼，用不了幾秒，不會被發現的。

艾倫還真的行動了，手抓住那像紙張的東西，快速從枕頭下抽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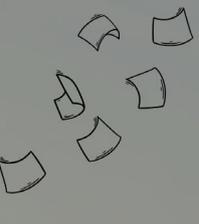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真的是一張紙，上面還有寫一行字

「打倒老大哥」

不妙，這很不妙。必須立刻銷毀或上報，絕對不能被人看到。但艾倫唯一的動作，就是放回枕頭下，裝作沒這回事一樣。

第三天到來。今天的工作內容更誇張了，要到達 180 英里。





艾倫很自然地按下按鈕，開始今天的工作。

艾倫此時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回事，為什麼要把紙放回去，而不是向電幕報告這種恐怖言論。

如果剛好有思想警察注意到，那自己肯定躲不掉。但是今天依舊給我送達指令，要我繼續工作，那應該就代表那時沒有被看到吧？

其實艾倫心裡也有幾分高興，有人有和自己一樣的想法，認為老大哥才是這國家真正的罪犯。但因為很明顯的原因而沒有大聲講出來，而是寫在紙上作為自己小小的反抗。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艾倫選擇裝作沒看到而不是上報，儘管這可能讓自己陷入危險之中。

今天鑽地機又出現新的問題了，大概在 101 英里時又開停止前進了。輸送管也隨即傳來新的指示。

「檢測到機器故障，請立刻按下綠色按鈕修復。」

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故障只需要按一個按鈕就能修復了？

艾倫按下了綠色按鈕，這次也是一樣，沒多久鑽地機又開始重新前進了。

最後到達了 180 英里，今天無聊的工作終於結束了。輸送管送來了一樣的指令。艾倫再次趴在床上。不過這次，他手裡緊握著枕頭下的那張紙。

第四天，艾倫這次沒有收到目標英里，這次的指令和前幾天的不一樣。

「機器產生未知故障，需用人工修復，請下去洞裡進去修復工作。」



什麼鬼？不是按一下綠色按鈕就行了嗎？還有到底要怎麼下去？

還沒等艾倫反應過來，已經有兩名男士搭乘升降機下來，而且那兩名男子都和艾倫想像中的思想警察長得一模一樣。

很快那兩名男子就已經來到艾倫所到的房間，要求艾倫跟他們走。

艾倫表示自己有工作在身，他們則表示他們就是來幫助艾倫來完成他的工作的。

艾倫跟他們來到了洞旁邊，其中一名男子從口袋裡掏出一把鑰匙，插進了鑽地機一個不起眼的鑰匙孔裡。一陣聲響從洞裡發出來。

一個升降機從洞裡升上來，原來這裡還有一個升降機。

「威廉斯先生麻煩請和我們下去。」

艾倫還能有什麼選擇。

隨著升降機下降，艾倫注意到這裡根本沒有 180 英里，那些數字果然是隨便掰的。

很快就來到底部，和他想得不一樣，這裡根本沒有鑽頭，只有一個看起來骨瘦如柴的礦工。

「終於！你們終於來了！我已經受不了這一切了，拜託帶我去友愛部吧，我很樂意接受思想改造，我只求你們帶我離開這個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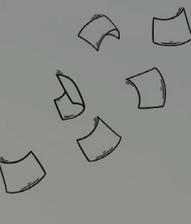
礦工用著力竭聲嘶的語氣說著這話，彷彿這裡就是地獄。

很快艾倫就發現了，並不是「彷彿」而已。

艾倫注意到旁邊的物品，是前兩天丟下來的乾電池。那東西並不是真正的電池，而是用電池包裝的食物。

丟下來的電池其實就是食物，所謂的自動配給就是把食物丟給這位礦工。





此時艾倫感受到脖子遭受到強烈電擊，是項圈搞得鬼。

「很遺憾，威廉斯先生，你是個潛在的恐怖分子，我們必須給予你思想矯正。但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先請你在這裡為大洋國付出一份心力。」

「我做了什麼？」艾倫驚慌的問。

「你為什麼不上報你在枕頭下發現的恐怖言論呢？那是最直接的犯罪證據，是我們為了測試你是否對大洋國和老大哥忠心的測試。」

一切都是陷阱，一切都是套好的。黨隨時都在關注那些可能的叛國人士，不會放過任何一人。

兩名男子帶走了那名礦工，只留下了艾倫一個人在這裡。

離開之前他們還特地交代必須要好好工作，不准偷懶。他們一定會知道艾倫有沒有偷懶，他們也有辦法讓艾倫無法偷懶。

之前的綠色「修復」按鈕，就是艾倫項圈上的電擊開關。只要按下去，項圈就會以「剛好不會電死人」的伏特給予艾倫刺激。

然而這一切僅僅只是開始，等到艾倫受不了的時刻，他們就會把艾倫抓去友愛部進行思想改造，讓他真正愛上老大哥。

而艾倫這幾天的工作，將由和艾倫一樣的潛在恐怖分子接手。當然，他也會接受黨對他的測試。如果測試失敗，那就得遭受和艾倫一樣的命運。這樣下去無限循環。



小說





王紹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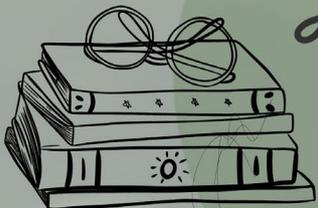
自我介紹：

生於基隆，但遠赴屏東求學，從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畢業之後，便在屏東生根，喜歡利用閒暇之餘創作，曾獲得一一二學年度陳哲男校友文學獎和海量參加獎。本次獲獎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勵與肯定，感謝評審老師的青睞，也請各方前輩好手不吝賜教。

得獎感言：

本文主軸是戰爭，融合了我喜歡的遊戲《死亡擱淺》、電影《怒火特攻隊》與《搶救雷恩大兵》，將自己喜歡的眾多元素融於一爐，還有幸獲得青睞，坦白說我受寵若驚。

後半段主角加入公司之後的遭遇，則是我個人的真實經歷，對當時才大學畢業兩個月的我而言，無疑是重大打擊，因此我選擇將其包裝成故事，用自己的方式，為自己爭一口氣。





又是一個雨夜，雨果下意識的摸了摸左大腿的傷疤，每逢大雨或季節交替，就會隱隱作痛。

「還是早點休息吧……」雨果在床沿坐下，一邊暗自思忖。

在床上躺平、蓋好棉被之後，雨果將原本盯著天花板的眼睛閉上，世界頓時陷入黑暗。

不過有一絲不尋常的聲音。

原本以為只是動物或昆蟲所發出的噪音，但後來聲音越來越奇怪，而且很像腳步聲，棉被蓋著雨果的身軀，但蓋不住他已經高漲的好奇心與警戒心。

雨果迅速且無聲的離開床鋪，抄起桌上的剪刀持在胸前，躡手躡腳的靠近房門，那聲音已經明顯到不必靠近都能清楚聽見，連滴滴答答的雨聲都無法為其掩護。

雨果親眼看見門把緩緩的被旋轉，傳出金屬齒輪摩擦的聲音，然後悄聲無息的被推開，出現一道裡外還無法相見的門縫，劃破了這個密閉空間的安寧。

「等、等、再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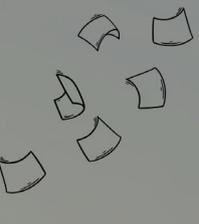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雨果早已睡意全無、全神戒備的埋伏在門邊，下意識的抓緊了手中的剪刀，緊緊盯著門縫，一刻也不敢分心。只要等到門縫夠寬，就能先發制人。此刻雨果等的不只是門縫，更是一個時機。

門越來越開，當手臂確定可以穿過，雨果毫不猶豫的將剪刀往前戳刺。

「啊！」

雨果猛地從床上坐起，迅速的瞄了一眼門鎖，親眼見證仍然鎖上，代表這個空間不僅密閉，還很安全；再環視一圈房間，所有物品都沒有被移動的跡象，連剪刀也好端端的被擺放在桌上，屋外的





雨還是持續下著，唯一改變的就是雨果滿身的冷汗。

又變得更潮濕了，傷疤仍然隱隱作痛。

每當風急雨驟，雨果總是會想起那些刀口上舔血、槍口下逃生的日子。

「看來今晚又不好睡了。」

「就算沒下雨，本來就不好睡。」

雨果和身旁同袍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將那把白朗寧 m1918 突擊步槍緊緊的抓在懷裡，彷彿隨時會有人伸手搶走，畢竟戰場上不怕冤魂厲鬼，只怕一覺再也醒不來，而槍械就是最好的夥伴。

此刻雙方炮火暫緩，但雨仍然持續進攻，模糊了所有人的視線，也讓雨果所處的壕溝泥濘不堪。

潮濕的氣候、惡劣的環境，身上交織著汗水、血水與泥水，無論沾染何物，都會被雨水給沖刷殆盡，然後再重新沾上，而且敵方隨時都會再度開火，一刻也不得鬆懈，要人怎麼好好休息？

不過相較於前幾天，此刻所處的壕溝根本堪稱別墅。

前幾天雨果才剛踏上戰場不久，所處部隊被上級指派去支援搶灘登陸行動，雨果迷迷糊糊的跟著部隊登上了船，聽伍長在船上說明戰況。

「由於敵方炮火猛烈，所以無法直接靠岸，會在接近沙灘時讓你們下船，水深約莫到腰部，待會下船後一路往前衝，不准給我後退！沙灘上已經放了些拒馬，自己找好掩護，再想辦法攻下陸地上的碉堡，碉堡內有兩台重型機槍，我們已經為此損失很多人手了，因此只要攻下碉堡，就可以深入內陸！」

明明還有大約半小時的航程，但是已經可以清楚的聽見槍聲與爆炸聲，所有人不禁繃緊了神經，而缺乏經驗的雨果更是直冒手



汗。

船上每個人的眼神都流露出了緊張與焦慮，就算伍長讓人發言，恐怕也沒有人願意開口。這樣緊張與低迷的氛圍就像天上濃厚的烏雲一樣，揮之不去。

「我們快抵達了，大家自己做好準備！待會開門後就給我往前衝！」

伍長拉開嗓門大喊的同時蹲低，利用船身掩護。船速漸緩，船尾的門傳來齒輪轉動的聲音，正中央出現了一道縫隙，門開始往兩側打開，等到縫隙寬度足以讓人通行時，伍長立刻開始催促。

「走！快走！」

先是聽見若干「撲通」跳下水的聲音，然後機槍的聲音立馬逼近，剛跳下水，都還沒站穩的同袍就這樣被機槍掃過，無力的飄在水面上，湛藍的海水也多了一抹不同的顏色。

「還等甚麼？！要我扶你下船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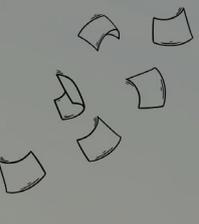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所有人都愣住了，直到伍長再次大聲催促，才加快腳步移動。雨果抓緊了槍，跟著跳下水，胸口以下瞬間被打濕，冰冷潮濕的感覺從腳底板一路攀爬至胸部。

人在水中本來就不好移動，敵方的炮火又未曾停歇，雨果瞄了一眼碉堡的位置，還有好大一段距離，從接近碉堡的空地、友軍進攻的沙灘，以及雨果現在身處的近海區域，都散佈著屍體，沒有數量多寡之分，只有完整與不完整的區別。這怵目驚心的場景，又讓新兵雨果心中的恐懼增加了三分，連他自己都沒注意到，持槍的雙手止不住的顫抖。

也許是連老天都覺得慘不忍睹，落下了透明的眼淚，但以好不容易爬上沙灘的雨果視角而言，卻未必是透明的。

雨果以同袍為掩護——不論死活，爬到沙灘後馬上臥倒，然後





匍匐前進到拒馬附近，停下來大口大口的喘氣，也許是因為極度緊張的關係，總覺得身體一直缺氧，怎麼吸氣都不夠。

友軍仍持續增派援兵，沙灘上也有不少我方人馬，雖然與碉堡還有一段距離，但確實如伍長所言，碉堡中的機槍非常棘手，子彈不斷的從碉堡的銃口擊出，銃口本身就小，不好瞄準，更別提距離絕對在雨果手上槍枝的射程之外，所以只能想辦法縮短敵我距離，不是從碉堡後方的入口攻入；就是直接從銃口投擲手榴彈。但事情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沙灘到碉堡這段路途上，還零星散布著敵軍步兵，而且一樣不斷的從碉堡後方增派援軍。

雨果知道自己只能往前移動，於是看準機槍重新填裝子彈之時，立刻從地上爬起來往前衝刺，不過才大約衝刺五步，「轟！」的一聲猛烈砲擊落在了雨果左後方三公尺處，雖然未直接命中，但雨果被爆炸所產生的餘波給震飛，整個人撲倒在地，巨大的衝擊力從背後傳來；正面則承受了撞擊地面的力道，兩股力道前後夾攻，將雨果肺部的氧氣擠壓而出，令雨果疼痛又難受，五官也因此縮在一起，在地上掙扎，只有「噏——」的聲音在耳畔徘徊。

「有受傷嗎？」

雨果感覺到有人大力搖晃著自己的肩膀，但疼痛感尚未完全消退，便揮手示意自己安全。睜開眼睛才看見對方蹲在自己身旁，頭盔上有著白底紅色十字的標示。

「砲彈沒有直接擊中你，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你……」

「醫護兵！醫護兵！」

話音未落，已聞不遠處傳來的大聲呼救。

不過那名醫護兵才剛站起身，一顆子彈直接就貫穿了他的腦袋，「砰！」的一聲，倒地不起，血液緩緩流出，將沙灘染成鮮紅色，留下臉上被噴濺血液的雨果驚恐的呆在原地。

雨果一時忘了如何走路，倉皇的爬離，事情發生的太快，令雨



果難以置信，下意識的回頭查看醫護兵的狀況——仍然躺在原地不動。將視線轉回正前方時，雨果撇見不遠處先前大聲求救的友軍，只見他平躺在沙灘上，臉面向雨果，兩人正好對上了眼，雨果見到對方的眼睛，但對方似乎無法對焦，彷彿在仔細定睛查看根本不存在的物事一般，呆滯的盯著雨果，眼神中充滿空洞與虛無，嘴巴微微的張著，好像有話還來不及說完。

此時，正前方突然傳來急促的腳步聲，雨果反射性抬頭一看，赫然發現是一名敵軍，兩人四目相接，時間彷彿凍結了一秒。

「啊啊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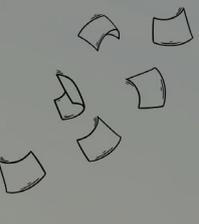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雨果驚慌失措，邊大叫邊舉起槍，還沒瞄準就直接扣下扳機。從自己手上發出的槍聲嚇了雨果一大跳，只見對方胸部與腹部滲出大量鮮紅色的血液，然後應聲倒地，雨果才意識到自己倖存的同時也擊殺了對方。

不過，戰爭並未因此暫停或終止，槍聲與爆炸聲不曾間斷。

雨果告訴自己要冷靜，用仍然微微顫抖的手將剛剛擊發過的彈夾卸下，然後裝上全新的彈夾，將槍械軍備與內心重新整理妥當，然後站起身子，繼續往前。經過剛剛倒地的那名敵軍之時，雨果見到對方的左手動了，徒勞的按著自己胸口上的傷口。然後，就像被附身一樣，突然臉朝向天空的坐了起來，再慢慢的由上而下，將臉轉向雨果，死死的盯著，彷彿是有深仇大恨的厲鬼，死而復生前來報仇。倏地，對方抓起了身上的槍，將槍口對準雨果。這一切發生的太快，雨果的腳彷彿生了根，被定在原地無法動彈。

直到「砰！」的一聲巨響，地面都為之震動。雨果從泥濘的壕溝跳了起來，才意識到自己又做惡夢了。發生在沙灘上的事情，雨果記得一清二楚，後來友軍因為人數上的優勢，成功攻下碉堡。碉堡後方是接近城鎮的荒野，由於此處空曠且缺乏掩護，所以長官下令趁著敵軍撤退之際挖掘壕溝。





「趕快開槍反擊啊！第一、三、五小隊立刻發起進攻！」

長官的大嗓門拉回了雨果的注意力，立刻探頭查看地面情形，只要見到人影，就直接扣下板機。

原本身旁兩側都有槍聲，但右邊突然異常的安靜，雨果趁換彈之際轉頭查看同袍，對方將槍枝支撐在地，只有頭部探出壕溝瞄準，雨果伸出關心與好奇的手，但一接觸，對方就這樣倒了下去。

雨果睜大了雙眼，看著對方倒地不起。此時長官剛好走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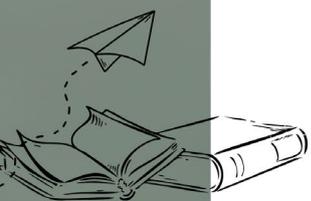
「你在幹什麼東西啊！繼續開槍啊！」

雨果不敢再多看一眼，繼續開槍攻擊敵軍，不久後來了兩位後備兵，抬著臨時組裝而成的擔架將屍體抬走了。雨果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他們離去。

壕溝戰持續了幾天仍然沒有進展，變成了幾周，最後陷入膠著，持續數月。

雨果也逐漸適應戰場的環境，甚至覺得這裡就是歸宿。

在踏上戰場一年前，雨果的父母雙雙因為疾病而過世，留下一棟房子給雨果，雨果沒有手足或伴侶，每天下班後就是回家看書、看電視，生活單調到有點乏味。一直從報紙聽聞國際局勢緊張，隨時可能爆發戰事，所以當戰爭真的開打，雨果並不感到意外。身為男生、又沒有後顧之憂，而且精忠報國本來就是不錯的選擇，所以雨果毅然決然的踏上戰場。原本以為自己已經做足萬全的準備，但直到真正開槍殺人的那一刻，聽見槍聲大作、感到槍管發燙、聞到硝煙與火藥的味道，見到敵軍倒地不起，才知道準備齊全的那一刻永遠不存在。也許再多的準備都是徒勞，受到了戰爭的洗禮，自然會習慣或適應，也或許永遠都無法適應，那就想方設法存活下去。雨果每次的瞄準與開槍、掩護與換彈、進攻與撤退都讓他多了一些經驗，雨果是為了自己的祖國而戰沒錯；但更是為了自己的性命。





雨果聽長官說會調坦克過來支援，使用重火力突破對方防線，但疑似是因為另一邊的戰場節節敗退，所以遲遲等不到長官口中的坦克。

而一樣濛濛細雨的今日，終於見到三台坦克前來，士氣大振，一鼓作氣的攻破敵方的防線，數月的「壕溝生活」終於暫告一個段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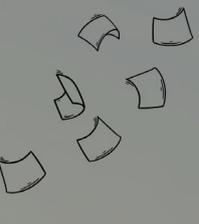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攻破荒野，再深入內陸便是城鎮，破敗的城鎮也許無法遮風避雨，但至少瓦礫石堆可以讓人倚靠，不管怎麼樣都比泥濘不堪的壕溝來的好，但每逢狹小通道，都可能有敵軍留下的詭雷，前幾天才有同袍被炸的支離破碎，因此雨果步步為營。除了陷阱之外，每個轉角都需要隨時提防，因為敵軍有可能埋伏在城鎮的任何一處；亦可能發動奇襲，讓人措手不及。

在肅清城鎮的行動之中，那件事情的發生，比擊發的子彈還要迅捷。

雨果在長官的帶領下深入城鎮，那是一支僅有十人的先鋒突擊小隊，要左轉走入市政廳前廣場時，所有人在轉角處聽從長官以手勢所下達的指令，採蹲伏姿、放低重心，貼著牆壁行走，並隨時保持警戒，而雨果就是打頭陣的那一位。

這確實是一種位於空曠處，能夠提高安全性；同時又能做好應戰反應的戰略沒錯，但是在大約七百公尺外，一棟未受砲火波及的樓房裡，窗戶後躲著一位敵軍的狙擊兵，對方見到有人出沒，瞄準後馬上就扣下板機，子彈就這樣射穿了雨果的左大腿，雨果痛到在地上打滾，血流如注，將地面都給染了色，友軍見狀馬上將倒地的雨果往後拖行至掩蔽處，接著在兩位友軍的護送下回到基地治療。雖然幸運撿回一條命，但是戰場缺乏先進精密的醫療設備，只能做應急處理，而且就算能治好雨果，也要等待傷口完全復原才能重回





戰場，於是雨果暫時因傷退役，返回家鄉。

家鄉未受砲火波及，對於剛從戰場回來的雨果而言，顯得格外寧靜舒適，最重要的是，再無性命之憂。不過，雨果總是時不時的做惡夢，能入睡沒錯，但總是受到夢魘的侵擾，而且休養一陣子之後，左大腿的槍傷雖然復原狀況良好，但每逢下雨或換季，就會隱隱作痛。

被惡夢驚醒的雨果躺回床上，明天有一場重要的面試，必須養精蓄銳。卸下軍職的雨果，回歸了老百姓的生活。

那是一間在市中心的小型企業，福利待遇優渥，因此雨果特別重視，令人意外的是，竟然是老闆本人親自面試。在寒暄與基本介紹過後，雙方對於彼此已經有了一定的掌握，不過老闆此時話鋒一轉，突然問起雨果的腳。

「你的腳怎麼了？我看你走進來時一拐一拐的。」

「這是槍傷，雖然大致上已經復原，不過還是會感到疼痛。」

「槍傷？你何時服役的？」

「不久之前，我就是因為這個槍傷而退役。」

「我右邊大腿也有槍傷。」

此刻時間彷彿暫停了，兩個男人略帶震驚的相視。

「你趕時間嗎？」

老闆開口問雨果，雨果搖搖頭。

接著老闆拉開辦公桌最下層的抽屜，拿出了一瓶威士忌與兩個酒杯。

也許都飽受了戰爭的苦難，身上都有著戰士的榮耀，回憶起那些艱險日子的飢寒，兩個男人在烈酒的催化之下，觥籌交錯，消弭了隔閡；相談甚歡，拉近了距離。



臨別前，老闆對雨果說了一句話。

「考慮一下，成為我的另一隻腳，我們可以一起走的很遠很遠。」

雨果順利的加入公司，不過每當人身處公司，左腿的疼痛感就更加明顯，就像是一種無聲的抗訴。也許是已經習慣了戰場上緊迫的節奏，這種坐在電腦前辦公的文職總令雨果感到枯燥乏味，不過想起優渥的薪水，雨果也只好繼續埋頭苦幹。

員工休息室有一扇小小的窗戶，可以一覽城鎮的市景，今天雨果拿著一杯咖啡，往窗外看出去，時間彷彿回到了左腿受傷的那天，雖然痛到幾乎失去意識，但是在戰場上目無法紀，只為存活而戰的那種奔放，突破既有框架，享受自由的快感；與現在身處辦公室一隅，壓迫的窒息感呈現強烈對比。雨果的生活本來就單調，每天枯燥的文職工作更進一步的消磨雨果對於生活的熱情，漸漸的變成一個只知道工作，空洞且缺乏靈魂的人。好像有一部份的自己留在了戰場上，沒有跟著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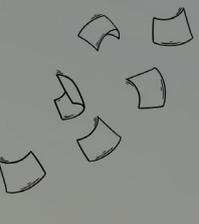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雖說打仗是拿自己的性命去拚搏，但是至少有明確的目標，光榮且偉大；並非嫌棄辦公的文職，巨大機器中的小小螺絲仍然不可或缺，但只要時間一長，就是一種消磨，前者是物理肉體的陣亡；後者是心理層面的凋零，到底哪一個比較好？世間似乎不存在標準答案。

夢魘仍時不時的在夜深人靜時發動奇襲，不過雨果更希望工作是一場惡夢，代表至少會有清醒的時候。

突如其來的，老闆某天私下約談雨果。

「我們接下來要談的事情可能有點沉重……這件事我也觀察、考慮了很久，希望你能理解——我們的合作恐怕只能到這邊了。」





「是我的能力不足嗎？」

「不是能力的問題，是我覺得你對生活沒有熱忱、對事物沒有熱情，雖然只是辦公，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員工用如此呆板單調的態度對待……」

之後老闆所說的話，一個字都沒有進入雨果耳中，當天收拾了個人物品，就直接回家了。

晚上並未受到惡夢的侵襲，因為躺在床上的雨果徹夜難眠，下意識的用手掌在左大腿傷疤處摩挲，戰場上的一切歷歷在目，而此時已經可以正常行走，不再像面試時一瘸一拐。

一宿未眠，清晨時分躺在床上的雨果終於迷迷糊糊的睡著了。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雙手抓著白朗寧 m1918 突擊步槍，在戰場上臨時搭建的營地裡，槍聲與爆炸聲不曾間斷，身旁同袍抓了槍械就往前線支援，和他擦身而過，只有雨果獨自一人杵在原地。

「這是夢嗎？」戰場上的各種聲響震耳欲聾，卻未「喚醒」雨果。

「如果不是夢，那我怎麼回到這裡的？」千思百緒在雨果腦中打成死結，比戰場的情況還要混亂。

「快！需要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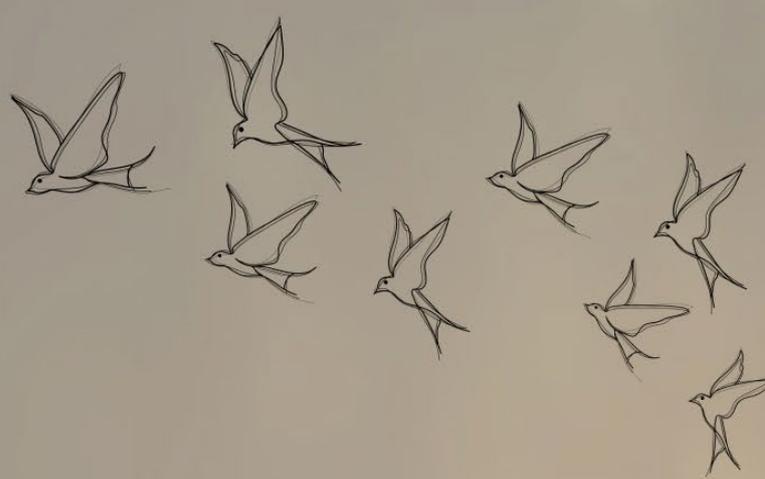
雨果的注意力瞬間被同袍抓走，拔腿就開始飛奔，畢竟戰場最忌諱的就是發呆，而且，左腿出乎意料之外的給力，也許傷疤的疼痛不是抗議，而是呼喚，讓對的人回到對的地方；也許「惡夢」是現實，而加入公司的「現實」才是惡夢。

雨果沒有搞懂，但他知道他要繼續往前
也只能往前。



小說





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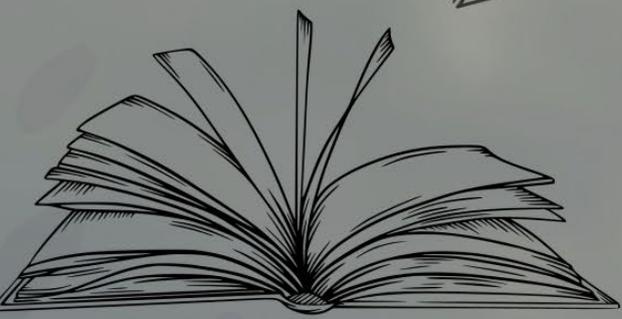
第一名 玉玦 | 張玉伶

第二名 將行 | 游佳驥

第三名 未縫好的承諾 | 李紫琪

佳作 波羅密事 | 姜家莉

佳作 乒乓人生 | 張華瑄



散文組總評

評審委員

※余佳燕老師 | 世新大學中文系

※李京珮老師 | 成功大學中文系

※梁雅英老師 | 逢甲大學中文系

第一名〈玉玦〉

張玉伶

這篇散文旨在懷念阿嬤，乃常見普通的題材；因此，如何在徵文比賽中脫穎而出，就十分考驗寫作者的各項工夫。從命題、立意取材，到組織架構、語彙修辭等設定上，作者均須要有一定的語文程度，才不至於在眾多相同題材裡被淹沒。

尤其在結構安排和敘寫技巧，以及語彙修辭上，均能見到作者說故事的天賦與細膩的寫作力。散文從一般玉石的常識說起，聚焦到玉石項鍊的細膩描寫，帶出阿嬤的遺物以及深厚的情感。從最有印象的記憶回溯起，時間倒回作者出生時，描述阿嬤對作者的疼愛。當中也用阿公態度的對比，對照出阿嬤對作者的偏愛。繼而，文章用另一個遺物，錢包和三十五塊新台幣，映照出祖孫倆的緊密情感與約定。此時，文章又急轉直下，時間又回到一開始阿嬤罹患糖尿病，甚至病況更嚴重。最後用作者離開醫院時，病院廊道的闔黑無盡感，象徵阿嬤的生命也走向盡頭。結尾提到，作者如今能給阿嬤的早已超過三十五塊錢，此處亦頗為感人。

第二名〈將行〉

游佳驥

內文十分扣合題目。題目也下得精準脫俗。內容上，感覺像是跟著作者在清晨走了一趟台南孔廟，參與了一場肅穆莊重的秋季釋奠禮。



文中體現了作者極為豐富有趣的想像。想像孔子臨行前與兒子的對話，與妻子的神情。文中也適時地穿插了若干不會令人感到太突兀的文言。更妙的是，後來作者還將自己置於孔子與弟子「盍各言爾志」的場景裡，並由此帶出自身選擇讀中文系的初心與堅定的志向。

作者從孔子的將行，連結到自己對於中國文學的想法轉變，從躊躇到堅毅的姿態。箇中連結與轉換頗為動人。

第三名〈未縫好的承諾〉

李紫琪

文章結構嚴謹，意象鮮明，以「紅」與華麗的綢緞作為外婆年輕的意象對照外婆過世的「白」，給讀者深刻的印象。此外文章更善用題目「縫」，貫串文中的「衣服」與「線頭」、「缺口」，形成連貫的縫紉意象，展現極高的寫作手法。

文中除了縫紉的意象，更搭配歌詞推進敘事情節，講述外婆的一生和自身的回憶，相當動人。在語言的使用上，善用譬喻修辭，用字鮮明。文中講述外婆手腕配戴的玉珮，因病而被注射的瘀青所取代，令人動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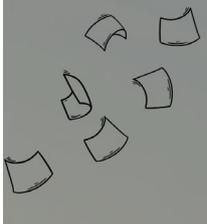
文章結尾結在電台歌曲，回扣開頭江蕙的那首《落雨聲》，首尾呼應，跟著文章，讀者彷彿也聽見作者內心的遺憾。

佳作〈波羅密事〉

姜家莉

文章以小見大，文字精煉，敘事細膩。文章描述鳳梨湯的製作方式，呼應主題〈波羅密事〉。內容詳述鳳梨湯的作法，並引入生命中的酸、澀、鹹、甜各種回憶、扣合人生，是相當不錯的寫作手法。結尾講述鳳梨刀刃的磨損，扣回阿嬤的老年生活，透過一碗鳳梨湯，將人生細微的小事，描述得淋漓盡致。文章結尾一段過於說





理，建議作者再描寫一次鳳梨湯的滋味，寄情於物、寄情於味，以達到首尾呼應的效果。

佳作〈乒乓人生〉

張華瑄

雖為勵志類型，但題材不落俗套且駕馭得宜。全篇圍繞乒乓球此一運動項目及賽事過程的敘寫，最後帶出令人感佩的運動家精神。

散文以「因為冠軍只有一個，踩碎你的夢，才能實現自己的夢」起頭。接著，作者開始述說自幼接觸乒乓球的經驗。從對話開始，帶出因為哥哥的緣故，自己也從撿球小妹，拿起球拍練習，一步步走乒乓人生，直到國三因升學壓力才放下球拍。文章不僅講述自己與乒乓的因緣、乒乓球這項運動的特點，還穿插杭州亞運桌球兩位好手的故事，從中體悟運動之於生命的意義。可惜全文也不免因此予人重心分散之感，敘寫跳接的部分仍不夠細膩，且散文結尾失色，若能加以調整，相信更佳。



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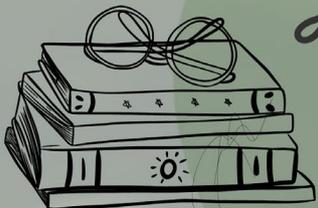
張玉伶

自我介紹：

張玉伶，筆名簡海，曾撰寫影評、書評、舞台劇評，致力於散文創作，自覺自己對於現代詩是個門外漢。畢業於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現就讀北藝大文學跨域創作所。

得獎感言：

〈玉玦〉這篇文章在我十年的寫作生涯中，是我在多篇未完成跟已完成的稿件中挑選出來的。重新再次修改這一篇稿件時，我人在淡水的酒吧修改這篇文章，初稿與完成稿沒有太大幅度的變動。從十八歲寫到二十八歲，這十年間的獲獎或不獲獎對我來說其實消耗了許多能量，我從一個文藝少女變成（後）不再文藝少女，反而感受到柴米油鹽才是真實的現狀。這篇書寫著我過世的奶奶，她正好在我十九歲那年因癌症過世，我將她給我的遺物和自己的名字做聯想，試圖用文字跨越生／死那條疆界。如今可以獲得此喜訊，也算是對得起天上的她。而我想，能寫下去就寫吧，不能寫的話那也無妨。寫作之途要感謝的人太多，但我由衷感謝在我困頓深陷文字海的時候，對於我的肯定和幫助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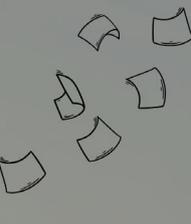


玉石有分假貨與真貨，真正的玉石毫無雜質、晶亮且澄澈透明，假貨則會混入一些雜質，價格也會有所差異，判別玉石真假的方式只要將玉石照在光束底下，透過肉眼即能夠看出玉石的質地和成色。阿嬤留給我的玉石項鍊，照不出顯亮、晶透的光澤，是由成色的塑膠製作而成，鑲嵌在銀色的細碎花紋邊框裡，以銀色長鏈緊緊繫著，那條項鍊以三十公分的直尺去做測量，的確長達三十公分。以如今的時髦程度來看，顯然過時了，並不適合我這位出生在一九九零年代後的女孩子。

但這是她留給我的遺物，也是她的嫁妝，我原本戴著母親給的金色鑲三顆細小珍珠項鍊，約莫長十公分，符合我的外型，看起來典雅且秀氣，但在某一年的清明節前夕，我戴上她留下來的玉石項鍊。除此之外，她留給我的遺物是我手掌大小、花紋以淺橘色、淡粉色鱗狀的小包囊，裡頭有九塊硬幣、一枚已經泛黑且不符合我指圍大小的金戒指。硬幣皆是日幣，上頭寫著「昭和」、「平成」從一塊錢到五百元皆有，我並不知悉這些貨幣當今的價值，但於我而言和她的記憶屬無價。我從來未曾好好看過這些遺物，在她走後。

我認識她時，她已經單眼失明，是因為罹患糖尿病的後遺症，她需要施打胰島素，幼時的我總是看著她定時打針、透明方正格子裡有許多藥物——高血壓、糖尿病——一顆顆細小的藥丸進入她的體內，維繫著她的壽命。家屋的一樓有客廳、廚房，她慣坐在木材編製的靠背椅子上，客廳是洗石子地板、廚房有著矮型圓桌、花磚型廚房。那些不同的花磚上裝飾著點點的花樣，我喜歡觀察那些花樣的重複性和差異，廚房也是她的空間，她有一鼎大鍋，總會煎食著七分熟的荷包蛋，為我的白飯添加一絲味覺，蛋黃白邊與蛋黃呈現





完美的形狀，戳破荷包蛋會流出金黃色的蛋液，流入小鉢碗白米飯中，當屬我與她的記憶味蕾，自她走後，我再也見不到這種簡易的料理。

家屋有五層樓高，她的房間在二樓，與她的夫同寢，臥室內有一張雙人床、鋪著上一個時代的淡紫色細碎花紋床單和一張梳妝台，她已然不太化妝。我和她的記憶已然稀微，隨著她的離去，我已經忘記她的臉。幽微的印象中，她曾經向我呈現一隻淺褐色眼影筆，幼時的我不知道她是否是曾經梳化自己的女子，畢竟我與她相隔了一代。

而她一生窮困，留存下來的相片也微乎其微，我認識她時，她身材豐腴，幾乎難以行走，但遽聞她從前癯瘦，幾乎弱不禁風，是直到罹患糖尿病且聆聽地下電台販售的藥物、購買藥物、服藥後才變了形身材。由於貧困，因此她能留給我的遺物不多，我從她的嫁妝揣想，她嫁去夫家時肯定也是窮困，以至於嫁妝所剩無所幾。

我出生時，當屬她最開心。

「終於有個女孩子。」她欣喜若狂，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但她傾心於我。開始學會說話後，我牙牙學語地叫她：「阿嬤。」她喜出望外。我的名字中有個「玉」字，不是她取的，但玉石意外地成為我們之間地相連，隔著生與死的疆界，我原本想改掉我的菜市場名，但思念橫互在我們之間，我留下了「玉」字。

「阿伶啊。」她總是這樣喚我，在這世間，只有她這樣喚我，



二十年來的生命史經驗中，沒有人可以這樣呼喚我，只有她，這是我和她的密語，一旦有人這樣喚我，我便會想起她，告訴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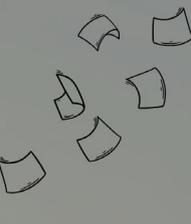
「我這輩子，只有我阿嬤這樣叫我。」每當所有人聽到這句話時，就再也不會這樣呼喚我的名字。

阿嬤的身軀隨著我年歲的增長，越趨薄弱。

國小十幾歲的暑假，我和哥哥在阿嬤家的三樓度過暑假，一同觀賞黑盒子電視，我們欣賞著卡通，緊盯螢幕，電視播著大力水手卜派與他的菠菜。在那個斜陽照下來的午後，阿公當時想出門散步，騎著他的大台腳踏車，我聽聞阿公要騎著腳踏車出門，想跟隨上去。我跨上阿公的腳踏車後座，阿公開始奮力地踩著車，沿途上，我們行經一處公園，看見遊樂設施的我，興奮地跟他說：「阿公，我想去玩。」阿公便把我放下，說他等一下回來。而在遊樂設施玩耍的我，過不了幾分鐘，便想去找阿公，可年幼的我不知道回家的路程，在柏油馬路彳亍，悶熱的夏天把我的淚水逼出眼眶，我頂著烈日哭喊著叫阿公，阿公似乎忘記了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迷途。哭著碎步走在街上，燠熱的暑氣蒸騰著我，斗大的汗水滴落臉龐，和淚水交雜著，其實我知道，阿公是討厭我的。幼時我就從他的眼神讀出他對我的厭煩。事件發生以後，我隱約感受到，阿公其實沒有這麼想把我找回來。

直到我遇到了一位載著小男生的陌生媽媽，她騎著車，望見迷路的我，詢問我家在哪裡？我只能噙著淚水，告訴她：「我不知道。」她載著我和那位小哥哥，我站在機車的踏板，小哥哥坐在那位媽媽的後座。我們仨兜兜轉轉了幾圈，約莫一個小時後，終於找到我的老家。阿嬤在外頭等著我，我撲向她，哭著喊：「阿嬤。」我





們相擁，她的身上有著老去皮囊的氣味，自我的鼻尖竄開來，她抱著矮小身軀的我說：「阿伶啊。」而阿公在一旁看著。在我抱著阿嬤哭完以後，回到了家屋內，隱隱約約聽到阿嬤似乎譴責阿公把我丟下，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再也不跟阿公出去了，也跟阿公削減了情感。

曾有一回，我在家屋內跟阿嬤聊天，阿嬤給我看她的小錢包，那小錢包是絳紅色的，頗有她那時代的時髦感。我學會算術以後，開始計算裡頭有多少零錢，我開始數數，十塊、二十塊、三十五塊錢，總共是三十五塊錢新台幣，我告訴阿嬤：「阿嬤，我以後要賺很多錢給妳。」我們相視笑著。那一個午後，我仍然記得她的藤椅、她的氣味，及我和她的允諾。

然而阿嬤的身軀並未好轉，我和她停留在三十五塊錢的約定。

高血壓、糖尿病，甚至罹患了癌症，她開始住在醫院。家內的小孩也起了爭執，聘請看護、遺產分配、房屋買賣、連同宗教信仰的葬法都吵了起來。待我成長時，已經不再有任何寒暑假回去看她。阿嬤隨著二叔叔的宗教信仰受洗，而她本身是道教徒。而我恆久記得，最後一次見她，是我十九歲時。

病榻間，她睡睡醒醒，我身穿一套牛仔吊帶短裙，去醫院見她，等待她醒。在她寤寐之間，她睜開僅有一隻能視得人的眼睛，拋擲出幾句：「妳是誰？」

她不記得我，我深刻的明瞭人老去的樣態。



「我是阿伶。」我心裡有底，知道是最後一次見她。

「阿伶啊，妳變得好漂亮。」她記起來了，她帶著遺憾說「阿嬤沒機會看到妳結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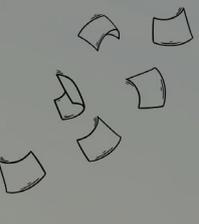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我沒有哭，僅僅是握住她那蒼老粗糙的手，她再次緩緩地昏沉過去。哥哥後來也來到醫院了，看了阿嬤幾眼，說了幾句話。隨後，我們離開那間病房，走在病院的廊道上，那廊道竟有種闖黑無盡感。哥哥騎著甫出社會買的第一台黑色摩托車，沒有帶多一頂安全帽，載著我回家，他在前頭，語帶哽咽地說：「阿嬤幾歲了？」我在後頭啜泣，說道：「七十。」風把我們緊緊擁抱著，我們卻覺得清冷無比。

在我十九歲的前三天，收到一則訊息：「阿嬤走了。」接著開始一連串的喪事祭儀。在喪禮中，以基督教的方式送走了她，棺材裡裝著她冰冷的遺體，父親對著弟弟說：「你沒有阿嬤了。」我心裡想，父親沒有媽媽了。父親忍住淚水，小叔叔卻哭了起來。

她離世之後，媽媽做了一個夢，夢見阿嬤回家，告訴她說：「我好餓。」依照神諭，原是她生前其實不想受洗。我們瞞著二叔叔為她立了一個道教塔位，塔位是五公分乘以四公分的牌面，寫著她的名姓，座落在一群亡者中。春假和清明節時，我們一家人會去祭拜她：高麗菜、三色蛋、白飯。透過祭拜，我才隔著死與生更認識她。

清明前夕，我戴上她的嫁妝，假的玉石，是她僅能留給我的，而我已經能夠給她超過三十五塊錢的金額了。我們往塔內走去，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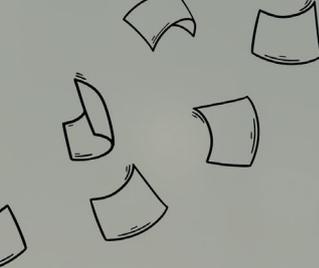


炷香開始祭拜，往金爐內焚燒紙錢。我留下她給我的假玉石，沒有更改名姓，玉玦有雙關之意，當我選擇不更改名姓，如此一來，我才能安慰自己，沒有真正的訣別。



散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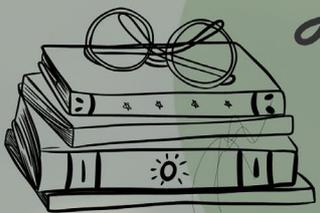




自我介紹:

游佳驥

得獎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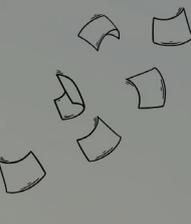
將行，發動摩托車，前往台南孔廟的秋季釋奠禮。

梭巡的眼光落在寂靜的巷弄，還沒到卯時，大部分的人仍泗游在半睡半醒的迷離之境，伴隨著機車斷續的轟鳴，我穿行在巷弄間尋找適合的停車地點。終於，看到個不錯的位置俐落的停好車，放妥安全帽，便隨手一拎踏腳墊上的背包，在清朗夜色下走向掛著「全台首學」的東大成坊側門。

天色未霽，下馬碑上的字跡更顯淡薄，踏著石板路走進孔廟，陸續有像我一樣的閒雜人員進出，從國中開始，只要是參與有興趣的活動，都習慣比表定時間更早到達，為了可以由始至終全程參與，也喜歡那一種身與心不慌不亂，被充分的餘裕調整到一個穩定維度的自在，這種從容，帶來了更氣定神閒的瀏覽、觀察、品味和體會。慢悠悠走過禮門，轉進大成門，一路上，夜空顛危處懸掛的一弦皓潔始終靜謐，它不受塵世各種動盪不安的影響，沒有人們波瀾起伏的複雜心緒，天上這盞圓缺陰晴，用它萬古一致的皎潔守候大地，看向詩人、看向尋常人，當然，也看著孔老夫子用他堅持的道貫穿古今。

從第一進的大成門走入第二進的大成殿，無數學子曾在這裡往來穿梭，恭敬的在大成殿感受萬世師表的靄然形貌，在明倫堂聽著堂前老師殷切的傳承教導，口誦心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時空轉移，現時的孔廟沒有莘莘學子專注的唸誦背讀，清晨四點多的孔廟，在安寧中倒是滲出了一股波浪起伏似的律動感，確認時間，再不到一個小時，秋季祭孔大典就要開始，進場布置的工作人員、參與儀式的人員似乎也在一時間被調快





了速度，那些細碎的聲音轉而清晰，東西運送碰撞聲多了起來，彼此呼喚叮囑聲也更急切了，聲音的流動交雜，讓這個擬古安靜的地方出現了不一樣的氛圍，默然又響亮的宣告著活動的即將登場。

隨著腳步的移轉，徑直從偌大的露台旁經過，稍晚釋奠禮就會在這裡進行，眼前，緣於周朝宮殿及貴族冠服顏色的紅色大成殿巍巍中立，三開間的大成門大氣肅穆，往內，康熙所賜黑底金字的「萬世師表」居中又搶眼，而其他諸如雍正、乾隆、嘉慶等子孫不落人後的御匾也紛紛高懸，但那些與天地參、斯文當茲、聖神天縱的溢美之辭遠不如左右陪襯的有教無類、道冠古今鏗鏘入心。「有教無類、道貫古今……」我忍不住低聲自語，再看向那「萬世師表」的稱號，眼前竟彷彿浮現出一個老邁的身影，他一視同仁的對弟子們有教無類，始終一以貫之用忠恕之道支持自己，在滿布荊棘的周遊路上踽踽前行。

「鯉，為父將行，需僅記教誨聽從母命，更毋忘勤勉學習。」

「是，兒子謹遵教導。」

「娘，父親何時歸家？」

亓官氏輕輕搖頭，摟著兩個孩子，看著身穿粗布衣裳，在天色濛濛就啟程出行，漸行漸遠的背影，她沒有問過丈夫心中有沒有猶豫或是徬徨，只是和丈夫離鄉背井出遠門打拼的其他妻子一般，用沉默選擇相信。

將行，在禮樂崩壞、權貴爭權奪勢，吃人不吐骨頭的時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長沮、桀溺給了子路明哲保身的勸誡；將行，在霸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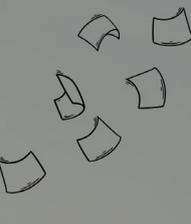


橫行，強者稱王的時代「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楚狂的意有所指，勸退不了想要走出仁道的執拗。站在殿外，看著眼前牌匾上深描的字，忽然有感：梵谷活著的時候拼命畫畫，他的畫不受賞識，自己也窮困潦倒，就算是如此，卻也沒有阻止他停下手上那支狂熱，一輩子畫了近千張作品，孔夫子周遊列國的脚步布滿滄桑艱辛，困於陳蔡飽嚙窮途末路的絕望，想要推行的仁道也處處碰壁，明明也前途難測，卻一走就是十四年，到底是怎麼樣的信念和意志，讓他能夠義無反顧的踏出每一步？

熙熙攘攘的人世間，主流價值總把每個人的人生定位成一盤贏者全拿，輸者一敗塗地的棋局，在功成名就才是成功的標準下，無論是父母師長的擘劃或是自己的選擇都只能用最有利的標準進行算計，小心翼翼、步步為營，都是為了鋪墊出通往青雲端的成功之路，遙想著仲尼和弟子們掌著仁道旗幟，駕著牛車身著藍縷的踉蹌窘迫，不合時宜的選擇注定和陞官發財的青雲路背道而馳，如果可以提前預知周遊列國的一路上，是各種的顛沛流離，目標後，也沒有心所嚮往的禮樂之治，不知道孔子會不會一開始就調轉車頭，另走一條時人認為的「正確」道路。

古時的人競相追逐平步青雲和現代人選擇有前途遠景的路是多麼的相似，想到這，我不免想到己身的處境，自己在做出選擇文組、就讀中文系的決定之後，也順勢收下了各種對文組的冷嘲熱諷，更得到不少男生就讀中文系未來沒有出路的質疑，我不傻，我知道自己要走什麼樣的路，但當權衡未來的天平對夢想和熱忱不屑一顧，只顧著將產業、薪水、年終成為人生唯一砝碼的時候，強烈的失重感破滅了多少少年的壯志與對未來的信心。





明明清晨有些涼意，但是忽然之間，這些紛擾的思緒挾帶著這幾年越來越甚囂塵上關於文組無用的喧嚷，變成了撲面而來，讓人猝不及防的熱浪，讓我頓感胸悶氣滯、腳步遲疑，是不是遵從本心的選擇根本是錯誤，權衡利弊的決定才是明智，在世人皆云禮樂無用，各種訕笑輕蔑接踵而來的時候，風塵僕僕，帶著一眾弟子前行的孔子是否也是英雄氣短、一身憋屈？

胡思亂想之際，沒有注意到曦微的天色逐漸明亮，卯時了，負責現場秩序的人員在觀禮線旁聚集打算觀禮的人們，這時，敲鼓聲響起，單純的鑿鑿鼓聲讓各種混亂的思緒戛然而止，與祭人員已陸續在大成門外排班就位，入秋的清晨微涼適意，在〈昭平之章〉的雅正樂曲下，只見禮生魚貫進入，主祭官行上香迎神禮後，我移動腳步來到另一個視線清晰又與人群略微相隔的位置，帶著若即若離的態度，看向在〈宣平之章〉、〈秩平之章〉、〈敘平之章〉端正雅肅的樂曲中，佾生以六佾舞行著初獻、分獻、亞獻禮。

擔任佾舞的學子頭戴黑色皂帽，腳上穿著黑色包鞋，在素潔的白長掛外罩上外袍，雖然都是個子不高的學童，但個個不發一語表情莊重，右手持翟、左手橫拿籥，長長的鳥羽與端正的儀態相映，隨著編鐘和編磬的擊響節奏，時而舉翟、時而跨步、一舉手、一投足，在一連串的動作下，行列不亂，始終進退有節，此時現場民眾旁觀著、讚嘆著，而我，心中升起了一種深刻的感動。從迎神禮、初獻禮、分獻禮、亞獻禮、撤饌禮到最後的送神，樂生、禮生和佾生各司其職，〈宣平之章〉配合宣平之舞、〈秩平之章〉配合秩平之舞、〈敘平之章〉配合敘平之舞，當釋奠儀式的禮與樂融合在一起的時候，其中有一種悠長動人的力量不斷湧動，這股綿長的力量來自一股純粹無比的意念，我感受到那是孔子念茲在茲的克己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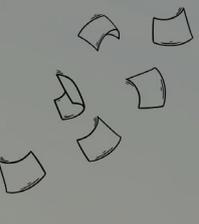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禮，是忠恕之道的深厚內涵，是傳承、是延續，也像是一種告慰，告慰那在列國周遊不得志的老者，那走得乏了累了，還是抱持著初心的教育家，告訴這位一路走來雖然踉蹌但沒有停下腳步的孔仲尼，在艱難前行的路途中，他並非一無所獲，因為一路上灑播出去的種子，不只落地生根在每個人的心裡，更發芽茁壯代代相傳漫天成蔭，在兩千多年來，造就了無數的知書達理，也厚植了最深厚的文化底蘊，誰說禮樂無用呢？

忽然之間，我像是置身在一處簡陋的處所，眼前有一個高大的白髮老人和他身旁或坐或站幾個神色恭謹的弟子正在隨意的談著天，老人和藹的掃視弟子後開口說：「盍各言爾志。」一個年輕人熱切的給了自己的答案：「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老人聽了微頷首，沒多久，換一個謙和的年輕人也回答：「願無伐善，無施勞。」老人臉上露出了嘉許的神色。在似曾相識的場景中，老人的視線似乎也落在我的身上，也溫藹的開口問我：「孩子，你呢？要不要說說看心中的志向。」想著兩千五百年前他的歷經風霜，看著兩千五百年後學子在大成殿進行的傳承致敬，以往堆積在心中的陰霾和自我懷疑頓時一掃而空，我走向大成殿門口，默默的對大成至聖先師鞠躬致敬：「孔老夫子，我喜歡文學，期盼有朝一日，也能夠和您一樣，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儘管這條前路風聲獵獵，也可能不被看好，但我會堅定前行。」

天色已經全亮，釋奠禮的活動圓滿落幕，三三兩兩的觀禮者拔完智慧毛後心滿意足的離開，只剩工作人員手腳俐落的撤場，在殿內殿外恢復了深沉靜謐之後，我的腳步還停在大成殿外，凝望著大成殿正脊兩端的通天柱，想著它象徵的德配天地、道貫古今，朗朗的天光下，所有曾經的陰鬱豁然成一片開朗，遲疑的腳步重新堅





定，這一天，讓我重新體會瞭解了孔子前行腳步的不畏，更找回了自己光風霽月的初心。



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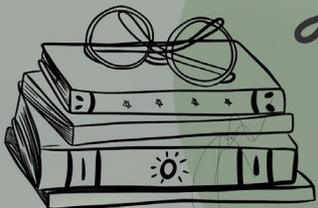
李紫琪

自我介紹：

二〇〇五年，高雄，仍在大人中。堅定探索生命火花的人，珍惜每一個共振的瞬間，每年的生日願望都是希望能夠成為一個溫暖而有光的靈魂。在喜歡的領域迷失自我，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得獎感言：

很意外，畢竟我不會把自己歸類在擅長寫作的人類裏，一個邏輯很跳躍的人。況且，要把被隱藏的情感和傷痛，從心中的暗格拿出來，攤開自己最赤裸的一面，梳理情緒，那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儘管如此，依舊會期望自己能夠奮不顧身向展現天賦和實踐夢想的地方大步奔跑。或許，我比想像中的更加勇敢。謝謝校友文學獎的肯定，但如果能夠和外婆分享這份喜悅，那會是雙倍幸福的事情。





農曆年臘月末，總會期待新年的腳步臨近。我裹上厚重的羽絨衣，套上圍巾，準備驅車前往外婆家守歲。收音機裡傳來斷斷續續的歌聲，夾雜半點雜音。微弱的旋律輕柔，好似在耳邊低語，語尾還纏繞著些許溫柔，伴我入眠。

「接下來要播放的歌曲是，江蕙的《落雨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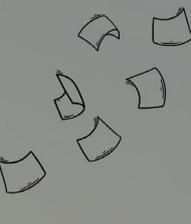
碎花裙

回憶起兒時片刻，父母親因為工作繁忙會將我託付給外婆照顧。外婆古道熱腸，在那一里總會被稱之為「里長」，相反地外公較為木訥少語，似乎因為這份寡言，自有印象以來我一直都是和外婆比較親近。

我一直是家中最年幼的外孫，總是受到特別的寵愛。你常常稱讚我很能討大人的歡心。但孩童的我有時會期望能夠快點逃離外婆家，尤其我不怎麼喜歡外婆為了節省電費，在酷暑難耐的夏日堅決不開冷氣，信奉著「心靜自然涼」的謬論，悶得我長了全身的痱子。那時我不懂，這些無憂無慮的日子竟是我長大後最深的嚮往。

每當父母親要出遠門工作，我又會被丟到外婆家，走進屋內玄關會看見牆上掛了偌大一幅婚紗照，那畫面總讓我驚歎不已。照片中的女人有些熟悉但卻有帶點陌生感；看一眼身旁在藤椅上熟睡的外婆，才恍然發現那位優雅亭立的女子，正是她年輕時的模樣。和過去不同的是，佝僂的身軀、佈滿皺紋的臉頰、略顯暗淡的繡眉痕跡、長繭的雙手，這確實很難想像外婆年輕時是位閨秀。





照片中的你，好美麗，美麗到不管看見多少次仍會被嚇到說不出話的程度。

只是有時，我會暗自地嫌笨。每當外婆早跑去早市買菜，便會帶幾件漂亮的洋裝。因為價格便宜，湊近一看，便會發現衣服上的突起的線頭，還要冒著手被紮傷的風險，戴起老花眼鏡，一針一線的縫縫補補，這真是一個很不實惠的作為，但依舊會把小裙子縫補到覺得滿意的程度。我不知道該如何言喻我的喜悅，總是落下一句：阿嬤！等我大漢，我會趁真濟錢，閣欸買尚大間的宿乎你躑！

在當時我能在同學面前吹噓一個禮拜，說我有一位手藝很厲害的外婆。那年我曾許諾長大後能讓她舒適安居，這個承諾成了我牙牙學語時對外婆愛意的最真實表達。

紅鑲邊

我是輾轉從母親的口中得知外婆的故事。

荳蔻時至工廠做女工供養小弟完成中學學業，正值黛綠年華之時，生活的重擔仍不影響她塗抹胭脂於唇頰之上，於吹彈可破的臉頰上添增一抹紅，她喜愛穿戴耳飾、玉珮以及華麗的綢緞服飾，顯現出作為成熟女性的象徵，花信時丈夫長年外出打拚，獨自一人挑起大樑照顧家中的五位兒女，在這期間也從未聽過母親的怨言。

由於太過好奇，我準備在父母親又要把我丟到外婆家時討個說法。無意間發現櫃子裡，一本本相冊，上面積滿了厚重的灰塵，翻開來清一色都是泛黃的照片。我知道外婆最喜歡的顏色是朱紅色，



因為她說那是具有女人成熟的象徵。一張張泛黃的相片，看見的都是外婆結婚典禮上的美麗姿態，身穿著朱紅色的禮服襯的吹彈可破的肌膚更加白皙，衣袖的鑲邊彷彿是為了她量身訂做。憶起春節時，外婆穿上豔紅色的衣裳真有那番姿色。

但外婆的現況則是和花期時大相逕庭，晚年的她過得節儉許多，年老的關節無法負荷天天做著高強度的工作，直到孩子成長茁壯後才卸下工作的責任。年少時外出打拚的積蓄足以和孫子們共享天倫之樂，但她寧願自己過著節儉的生活，留存積蓄給下一代成家立業。晚年更是稱不上是順遂，飽受疾病折磨的臉上沒有半點血色，手腕上配戴的玉珮已被住院時所掛的條碼手圈和注射點滴時遺留下來的瘀青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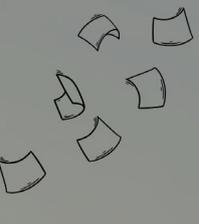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不幸地是，我的諾言還沒來得及實現。

苧布衣

那天，應該是大喜之日。早上去醫院探望外婆後，便趕往參加親友的婚禮。婚禮上見證新人的世紀婚禮，陪伴他人走向人生的另一階段有種強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沉浸在幸福與祝福之中。紅毯之路是悠長的過程，無論富貴貧窮、身體健康與否都必須緊牽著對方的手，做一輩子的牽手。這會讓我想起外婆家玄觀牆上的那幅婚紗照，外公和外婆的六十年的婚姻。

怎料婚禮進行到一半，一陣刺耳的鈴聲劃破祥和的氛圍，電話那頭是外公扯開嗓門焦急喊道：「撐不住了！趕緊回家！」





急促的步伐逃離那喧鬧的現場。街上車流不斷，站在馬路邊望向前方的斑馬線，呼吸頻率漸變短促、胸口緊縮。四周的喧囂聲逐漸遠去，時間彷彿被拉長，眼前的斑馬線變得遙遠距離家中的一個路口，視線落在那些正被匆匆搭起的清湛與茶白相間的棚子上，心底湧出的一股寒意。屋內的空氣彷彿凝固，外婆的臉上仍保持著一絲平靜，彷彿酣然入夢。緩緩走近外婆，手指顫抖著觸碰那由溫熱變至冰冷的臉頰，臉上毫無生氣，皮膚蒼白且冰冷，雙手靜靜地交疊於胸前，我的心中湧起無以名狀的絕望。

母親拿出早有準備的艷紅色壽衣，上面鑲嵌著亮片或珠子，如同外婆生前留下的一抹燦爛，這是她會喜愛的服飾。圍繞在外婆旁，穿孝服的親戚和外婆身上的豔紅色壽衣顯得極度和諧。這是母親最後一次為母親扣上鈕扣，拍拍肩上衣服的褶皺，將佈滿皺紋的雙手戴上玉珮和金飾，緩慢地將外婆雙手交疊，緩緩闔上棺蓋，讓外婆暫眠於棺木之中等待最後一日到來。

最後一天的到來比想像中快，烏雲懸在不遠處，一家人被低氣壓壟罩著，出門在外打拚的兒女通通回到家中陪伴外婆最後一程，甚至看見許多逢年過節都不曾看見過的生面孔。本是熱淚盈眶的道別，現場卻顯得氣氛低迷，親戚間哭紅著雙眼不發一語，靜靜地呆坐在發涼的地板上，各個望出神，無法理會現實帶來的殘酷，我也不例外。靜待師傅緩緩地掀開棺蓋，親戚們圍繞在慈祥外婆身旁。聽到沉重的腳步聲，眾人彷彿有默契地騰出一個空位，看見外公拄著拐杖拖著佝僂的身軀緩緩地走向沉睡中的外婆。伴隨著師傅誦經，眾人的頭愈來愈低，流出一滴眼淚到放聲大哭的時間並沒有比想像中的久，他們懷念外婆溫暖的身軀和慈祥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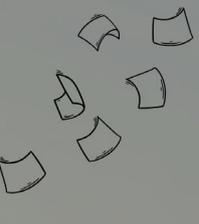
過去的舊時代裡，思想保守的人們認為男人一旦牽起女人的手，代表著願意給子女方約定和承諾，並且帶有妻子的意涵。喃喃誦經，「袂當哭，若無牽手會有掛慮。」師傅叮囑外公並引導牽起外婆冰冷甚至帶點僵硬的手，這雙手不再像當年一樣細嫩，反而佈滿皺紋。最後一次握住牽手的雙手，接觸過每一寸肌膚，撫摸著雙手上的繭以及臥病所遺留的傷口。我親眼看見木訥的外公流下眼淚於外婆那蒼白的雙手。

外婆的靈魂要昇華之前，她的兒女挑選一棟最豪華的別墅送給母親，只希望她能夠回到花期時的綻放。爾後，機器的運作聲嘎嘎作響，愈發愈大聲。「阿母！有火！求求你趕緊走！」大家用盡全身力氣嘶吼著，親眼見證了母親生命昇華的瞬間，如同秋季枯萎的花朵，空氣中帶點紙錢燃燒殆盡後殘留的灰燼氣息，隨著冉冉升起的火光漸漸地歸於塵土之中。

我看見外婆被裝進小木盒裡，礙於身分關係我無法親手送上最後一層，僅能夠藏匿於人群中遠望一切。我幻想著自己緊抱外婆，向她做最後的道別。我的步伐逐漸從顫抖到穩定，風聲呼嘯而過，透過陰霾看見微弱的陽光，彷彿是外婆在耳畔低語那聲對於孩子的叮囑。我抹去佈滿整臉淚水，揉了揉哭腫的雙眼，再次幻想著抱起外婆的白骨，揮灑於曠野。

幾年過去，我仍會聽見哪個親戚打越洋電話過來，電話那頭樂著說到在夢裡和外婆相遇，一邊開心一邊失落，因為至今我從未再見你一面。我仍會在深夜中驚醒，最害怕的是有一天我忘記你的名字，忘記你縫補衣裳的神情，忘記你溫柔的聲音，還有，當年曾對你許下的承諾。





我終於長大了。舊衣裳也破洞了，愈破愈大洞，再也縫不起來那個缺口。

農曆正月初一的清晨，我好像做了一場夢，夢裡看見外婆低垂雙眸留下的呢喃，還有那件有縫補痕跡的舊衣裳，電台節目也到了尾聲。

「——你若欲友孝世大嘸免等好額，世間有阿母惜的囡仔尚好命，嘸通等成功欲來接阿母住。——哭出聲，無人惜命命。」



散文





姜家莉

自我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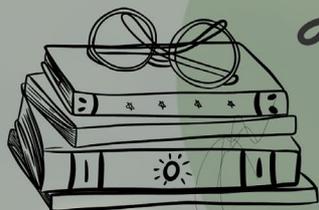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今年剛剛入學的中文系學生姜家莉，我今年十九歲，正處於民法界定二十歲成年人的臨界點，往前邁步是世俗定義的大人，往後一步是青蔥年華的少女。

我常常寫些超脫年齡思想又或是荒誕、天馬行空的小文章，最近沉浸在跨幅很大的外界評價裡。

得獎感言：

首先對得到校友獎佳作感到榮幸，也謝謝散文老師的指點還有故事大樑的外婆以及她的鳳梨湯。我以這篇作品致十八歲的我自己，謝謝她沒有放棄寫東西和生活。

最當初用以呈交散文作業的是我另一個陰鬱時期的幾段文字，但是早就過了「少時看來嚴重、其實不然的惆悵」我在波羅密事如此寫道。沒辦法回溯自以為戲劇張力十足的瓊瑤情景，不如改寫成讓人想起來心裡就充塞甜蜜的趣事。十分感謝這次機會，讓我有機會再續寫高中時期的作品，也和一年多前的自己打照面。





高三國文課堂上，老師宣派了一項寫作功課，我選擇了其一一需要描寫味道的題目。然而，味道是最難以說清的，氣味不易寫，只能聞，要你自己身臨其境地去品嚐，方能明瞭。一個剎那，我的思緒回到了童年，想起了外婆廚房裡的各種香味，尤其是那碗我最愛的鳳梨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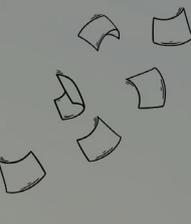
味道甚至是難於記憶的，只有我又聞到它，我才能記起他的全部情感和意蘊。於是那日放學回了家，我扔下書包來到廚房、找到外婆試探：「阿嬤，我們好久沒喝鳳梨湯了？」外婆手上動作不停，搖頭回應道賣鳳梨的阿伯，下個禮拜才從美國兒子家回來擺攤。阿嬤向來話裡藏話，我兀自認為記憶中的甜湯兒已成手到擒來之事，這一週放學時候，天天將腦殼往灶台裡面擱，這種承諾於我，是上個星期就會開始期待的消遣。

在我心中，鳳梨湯不僅是一道飲品，那股酸甜交織的香氣，似乎與我成長的每一個瞬息都有關聯。味道的記憶如同時間的剪影，合映著書齋窗櫺落置的樟樹葉倒影，我不禁想起一些讀考試到清晨的果腹宵夜，就津液橫漫。

印象中的鳳梨湯其實沒有繁瑣的製作程序，不過是阿嬤揀了顆酸澀刮舌的土鳳梨，削皮切丁，拿去兌水、添冰糖，然後慢燉而已。把鳳梨丁煮爛了，原先的酸味融入了熱水裡，大把的冰糖又彌平鍋中兩物的交匯，以致於不顯得突兀。等到滾了、沸了，接著靜置放涼，再舀入梅花樣的小白瓷碗中，最後放入冰箱冷凍層。若是上午時間做的，那麼傍晚用餐就可以取出了。

約莫三四歲那個不知事的年紀裡，我都是趁著外婆和媽媽又去到中午的菜市場揀新出鍋的炸魚炸蝦，偷偷摸摸進到廚房裡勾著冰箱門把手，順利時候就下顎抵著冰凍層吹吹冷風，再管看下尚在





「孕育」的鳳梨丁湯寶寶，這便是我人生裡第一個，大人口中啾的叛逆行為。

而雖說是「湯」，燉鳳梨水其實更像是飲品，取出後待它碗壁「流汗」（就是指融化了的水珠）一點一點用湯匙戳碎了來吃，沁人心脾。

外婆在我就要把甜湯刺成馬蜂窩之前，一個箭步將一盤切好了的金鑽鳳梨放在我的面前，道：「先吃這個旺來心，不刮舌頭！」冰糖熬煮的湯甜，味道又濃，一般鳳梨比不上，所以先吃了這處理妥善的鳳梨心盤，之後的湯品在對比之下似乎更香甜溫潤，小學二年級輟學的阿嬤，遠比我想像的聰慧的多了，而我也不是沒有深層地思索過有關於這鳳梨湯的奧義。

想來自古，人們總以酸味形容十幾歲的慘綠少年少女，那種少時看來嚴重、其實不然的惆悵；或是青春時節初嚐到的衝擊性的感傷。而甜味則恰恰相反，味性溫和，是淑女之德，許是無法了卻生命之苦澀酸鹹，卻能夠彌平焦躁，撫順少時向外突圍、固執的尖刺。可能我在十幾歲的這個年紀裡，天天懷戀鳳梨湯的原由便是依此。原來青春的自許甚高、焦躁不安皆是有機可循地被抑制了。

來到我掀開兒時的月光寶盒之鳳梨夾層那日，我終於有辦法再次描述：金黃色的湯汁封鎖在冬日松花江一般的結冰水面下，傍晚霞輝映照下頗有浮光躍金之色。稍微被掀開的結冰層一隅，我手起刀落，而後舀了一口湯水輕啜，融化了頑冥酸澀的湯水清新香甜，一點兒也不衝動。果肉軟爛，它不再是初見時那樣的扎人手心，而是巧妙化作了一種溫和的滋味，讓我敏感的舌尖感受到不一樣的溫存。因此嚐遍了各式刮舌的鳳梨、碰壁的我也能大口大口地吞嚥，今我方知，或許，這就是「甜能潤物」的真諦，在我胸中，這份甜蜜也承載著另一層意義，那就是「甜能化酸」。那份酸澀並不是徒然消散，反倒內化成了更深層的滋味，使人唇齒留香。



這些作為反叛少女的年頭，鳳梨湯的味道始終封存在我一不順心就為人詬病的、氣鼓鼓的頰囊裡，像是一種無形的被我唾棄熱中腸的陪伴。每當我在生活中遭遇遑論寬心抑或是不順意的事情，這種口味似乎都能抓緊時機釋放自己濃縮的精華，帶我回味道那個為所欲為的童年光景。那是一種純粹又切實的感官體驗，我或稱它是幸福，彷彿能抵禦生活向我碰撞的任一稜角，鳳梨湯鳳梨心盤或給我安上一層菠羅銳刺，化身鎧甲勇者；或在我的唇瓣鍍上甜蜜的潤唇膏，遇人和氣相待。或許，正是這樣氣味暗中支持的底氣，讓我在成長的路上不至於迷失自我，且尚能自我保衛。

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的繁瑣使我漸漸遠離了少年童年的那份意氣風發，然而每當回到外婆的廚房，這碗鳳梨湯總能讓我重新找回失去的那份片段。

我開始自己學習開伙，臆想重演一份家人給我的庇佑盔甲。後來不自覺發現下廚沒有想像中有難度，我亦不像是張愛玲那樣不能自理生活的天才少女，我空有一副頗有幻想的腦袋，剩下來的左膀右臂用來寫字畫畫，還有餘裕燒菜炒肉絲燉甜湯兒。

意識到撬開那方月光寶盒並有思想上困難，我不經意感到惋惜，曾經我抱有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意志，如今想來，也是思春少女的一樁美談。我那種濟世屠萬龍一念夢碎，我該要重拾阿嬤磨損嚴重的殺鳳梨刀刃走向平淡。

驀地覺察味道不僅是一種感官的享受，更是一種情感的聯繫。它讓我們與過去的自己對話、和未來的自我交頭，也讓我在偶有一地雞毛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寧靜的空間。無論時間如何流逝，這份氣味記憶將永遠留在我心中，成為我生命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一次品嚐、每一次酸甜碰撞，都仿佛是在與過往光景再次相會，讓我再次感受到那份無憂無慮的、要被稱之為小確幸的盎然。





張華瑄

自我介紹：

從小在充滿愛的家庭中成長，家人總是支持我去嘗試新的事物，在國小階段接觸過古箏、陶笛、三管、鋼琴……等等，當然最愛的還是桌球，不知不覺中桌球陪伴我 16 年，雖然曾經迷失過自己，但桌球帶來的快樂還是大過於痛苦，希望能讓大家看到桌球的力量與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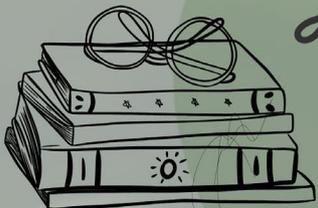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桌球將我們家緊緊地凝聚在一起！謝謝家人的支持及陪伴，在我迷失自己的時候，家人永遠張開雙手，擁抱著淋濕的我，牽起我的手，一起往前走。

同時也要謝謝桌球運動員王楚欽及孫穎莎，因為他們的出現，讓我得到許多力量，想要跟隨他們的腳步，成為更好的自己。

希望透過文章，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這 2 位優秀的運動員，在消息快速、混亂的時代裡，聽他們說，看他們做，不要被外界的聲音迷惑，對他們產生偏見。

最後我想說：「感謝現役，珍惜現役！謝謝你們的付出及堅持，喜歡上你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們永遠下個賽場見！」





乒乓人生很美，卻又很殘酷，因為冠軍寶座只有一個，我只能踩碎你的夢想，才能實現自己的夢。

「妹妹，快點起床！我們要趕火車了！」

媽媽大聲呼喊著，聲音如同一道驚雷，畫過天際，驚擾著正在做美夢的我，抬起手揉著雙眼，往窗口一看，卻發現黑矇矇的一片。不明所以的我，跟在家人身後，摸黑出門，開啟一段未知旅程。

「媽媽，我們要去哪裡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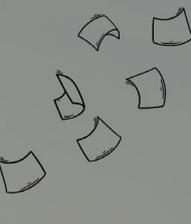
「我們今天要當哥哥的啦啦隊，為哥哥加油！」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哥哥比賽，看著哥哥在球場上揮灑的汗水，揚起燦爛的笑容，感受到與平常不一樣的哥哥，生活中的他仿佛是一隻受傷的小貓，被關在一個自我懷疑的籠子中，拼命的掙扎，想逃出這個牢籠，卻回天乏術。而球場上的他是隻自信、野心勃勃的老虎，耐心的等待，抓準時機，給予獵物致命一擊，享受全場的歡呼，細細品嚐勝利的滋味。桌球似乎有種魔力，可以讓人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想要更貼近哥哥的內心世界，在心中埋下與哥哥搭檔一起奪得混雙冠軍的夢想，於是，我開始接觸桌球。

從哥哥身旁的撿球小妹，到自己默默拿起球拍顛球與牆對打，進階到加入桌球隊揮空拍模擬動作，最後才上桌與發球機練習，一個簡單的正手擊球動作就要練上無數次的發球機定點練習才能塑形。當你學會基本動作的時候，代表你進入下一個關卡，開始訓練腳步、體能及核心力量，而魔王等級的是多球訓練，一大桶一大桶的小白球在等著你，腳步的移動、擊球的穩定性、動作的銜接全都靠多球。

桌球是一個既有節奏變化又具有多樣旋轉的運動，不到最後一刻，你都無法確定回球的旋轉，充滿著力與美，有如長劍劈煞的殺





球、柔情如水的放短球、左右開弓的拉球，膽戰心驚的抽球及以柔克剛的近台快帶等，在比賽時必須全神貫注在最短暫的思考時間下找出對方的弱點，再給予致命一擊讓對手毫無招架之力，觀戰和親身下場比賽是截然不同的，如何在應戰中突圍就是要靠平日的練習，但練習是很辛苦且枯燥的，很多時候都會覺得無聊，日復一日重複訓練菜單，總覺得技術已經學的夠多，不需要再練習了，而當我第一次參加單打比賽時，就被對手打得落花流水，毫無招架之力，最後一邊打一邊哭，第一次比賽就慘澹收場，而後才開始盡力完成教練所開的菜單。我常想起桌球界前輩蔣澎龍國手對我和哥哥的指導，他叮嚀說「要惜球，把握每一顆球」、「比賽還沒結束一定還有機會」，在隊內賽中我會把握住每一顆球，不隨意的丟球失分。時光飛逝，我也跟隨哥哥的腳步，在縣內桌球單打比賽嶄露頭角，讓關注桌球的人注意到有一對兄妹是比賽的常勝軍，也為自己爭取到參加全國賽的機會。

單打比賽亮眼的成績讓我離夢想更近一步，有足夠的信心能夠跟哥哥配混雙取得佳績，然而現實是如此殘酷，很少配合的我們常常因為跑位而相撞，而且原本腳步就極差的我，很常因為閃躲不及，而上演蛤蟆功，鬧了不少笑料。更打擊的是因為執行不好戰術而爭吵、挨罵，讓我明白單打是一個人的戰鬥，考驗的是自己的隨機應變能力！而雙打項目並不是靠個人實力，而是講求配合、跑位，以及銜接補板，這些並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要靠練習磨合才能達成的默契，這也讓我下定決心，放棄雙打賽道，專注單打，也不太相信有比單打更精彩的雙打或混雙比賽。

升學的壓力讓我逐漸減少練球時間，到了國三甚至是停止練球，當我再次拿起球拍時，發現它是如此的陌生，曾經能輕鬆打出的漂亮球再也打不出，甚至簡單的回球都會失誤。曾經的常勝軍，如今一勝難求，斷崖式的落差讓我無法適應，就像是魚離開水一



樣，習慣了勝利的滋味，讓我無法以健康的心態面對「輸」，讓我開始排斥一起度過高光時刻的夥伴，不願意提起桌球。直到杭州亞運，閃閃發光的他們映入眼簾，重新燃起我對桌球的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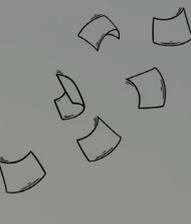
杭州亞運，桌球史上的重大突破，讓大家看見年輕球員的衝擊力及希望！

王楚欽，亞運史上第一個四冠王，他讓大家看見左手的未來，突破左手選手被鎖在雙打項目上的困境，憑一己之力闖出左手單打的道路，更被寄予「左手希望」的厚望。另一位閃耀的新星則是與他一起蟬聯混雙冠軍的女性新力量孫穎莎，將男子技術融入到自己的武器庫中，帶領女子桌球走向新高度，更被奧運官方點名為值得關注的選手，是 12 名運動員當中唯一的亞洲女性運動員，讓全世界看見桌球的威力。

巴黎奧運，是他們這些年奮鬥的原因，是在最好的年齡，離夢想最近的機會，是多年的早六晚十，一天多賽的兼項，與自己隻字不提，只能從他人口中窺探的努力，「暗黑色的地膠上，總有兩片地膠留下的鞋印最多，一片屬於孫穎莎，另一片的常客是王楚欽。」這些都是為了換取奧運的門票，我們一同期待著這些年所付出的心酸與汗水，能換取最甜美的果實。

隨著最後一顆球落地，莎頭將軍為國家奪回混雙冠軍，在賽場上他們互相鼓勵，並肩作戰，一起想辦法解決對手出的難題，安撫著彼此的情緒，調動彼此，這一路他們走了 7 年，在壓力最大的時刻挺身而出，奪回榮耀，這是倆人一起努力奮鬥最好的果實。然而，快樂的時刻只有 1 分 37 秒。在奪冠的那一剎那，所有記者蜂擁而至，將他們包圍，而在這個時候王楚欽的球拍被記者踩壞了，這不僅是踩壞他的球拍，更是踩斷他的夢想，隨後在單打賽程中，王楚欽不幸出局，但是他沒有推卸責任，也沒有怪罪他人，而是告訴大家自己的不足之處，而孫穎莎以場場 4—0 勇猛的實力闖進決





賽，敗於隊友，可是他們並沒有被單打失利影響，緊接著在團體賽中展現出絕對實力，幫助團隊取得金牌，在這次奧運第一次參加的王楚欽取得 2 金的佳績，而第二度參賽的孫穎莎獲 2 金 1 銀，是桌球史上最佳的成績。

至此為期 15 天的奧運桌球項目結束，回顧奧運中身兼混雙、單打、團體三項的選手，沒有一個人圓滿，有人為了混雙項目，失去單打資格；有人為了種子位，拼到奧運前最後一場比賽，奪回第二種子，卻一輪流；有人為了混雙，失去自己圓夢的機會，也有人拼盡全力卻沒有得到任何一塊獎牌。大家都說「有能力才會兼三項」，這是對他們的認可，但是當他們願意站出來承擔責任時，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及保障，而是對他們更加嚴格，一有失誤就會得到無止盡的謾罵與嘲笑，可是他們本是桌球史上的戰士啊，在單打為王的時代中，有多少人願意犧牲單打的時間，將部分的精力放在專研混雙上呢？每一個人身上傷痕累累，卻沒有逃避國家賦予他們的重責大任，而是堅定的舉起大旗，咬牙往前走，卻得到這種結果，仿佛這是個天道「仇」勤的世界。巴黎真的很傷很痛，是球迷心中不敢觸摸的傷口，何況他們運動員本身呢？浪漫的巴黎下雨了，陰雨綿綿，抬頭望向天空，看不見太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出現彩虹。

原本以為這段陰暗的時光是我們這些球迷給予他們力量，卻沒想到到頭來還是被他們安慰。

單打失利的孫穎莎只覺得愧對自己的主管教練，「今天的太陽比昨天的大！」主動傳訊息給他，暗示著今天的我比昨天的自己更加強大，這是需要多麼強大的內核啊！很多球迷跟我一樣，好奇著是什麼時候讓她釋懷的呢？是在她成為第一位在閉幕式代表亞洲的女性運動員的時刻，在法蘭西體育場中心，面對各國觀眾及運動員，才發覺自己是多麼的渺小，似乎一場比賽的失利也不算什麼，這只



是人生中的一小部分，而她往後的人生註定精彩萬分。當被詢問什麼是幸福的時候，她說：「突破每一個遇到困難的自己，甚至戰勝自己，就是無比開心的！有時候不用拿輸贏去定論，而是真的發自內心的覺得自己很棒！這也是發自內心的幸福！」，而她也是會在演講中鼓勵運動員及小朋友勇敢追夢的知心大姐姐，讓大家肯定自己得付出，因為「夢想不會發光，發光的是追夢的人。」她，為了桌球，剪去秀麗長髮，手掌長滿繭，在花一樣的年紀，卻從不打扮，因為桌球占用了太多的時間。在我眼中，她代表著不被定義的美，是女性力量的代表，「並非所有女孩都是由糖果、香料和美好的東西所組成的，有些女孩生來就代表著冒險、智慧與無所畏懼」，而她代表著新時代的女性。

這個夏天跟他們一起度過，因為他們，我重新拿起球拍，雖然還是不能打出精彩球，也會出現失誤，但是我開始接受這樣不完美的自己，因為我努力過也嘗試過，從他們的身上我看見了發光的眼神堅毅的態度，撼動我內心深處的精靈，我將再次燃起乒乓魂。

乒乓人生很美好卻又很殘忍，因為冠軍只有一個，但在乒乓球的世界中，金牌並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學會欣賞追夢途中的風景，並將體育精神傳遞給他人，就像是孫穎莎與王楚欽般，雖然沒有完成自己的夢想，但是他們為了這一場盛大的比賽，所付出的辛苦與努力都會成為生命中的養分，或許多年以後，站在山頂上的他們，回頭看當時的低谷，會意外發現在低谷旁有一條小溪流，清澈見底，溪流中的魚兒自在暢遊，充滿生命力，而他們可以挺起胸膛，揚起笑容，燃燒自己的乒乓人生，點亮自己，溫暖他人。

用生命震動生命，將精神延續，我想這就是乒乓人生的意義吧！



113 學年度陳哲男校友文學獎作品集

發行人：陳永森 校長

編輯：黃玉枝院長、李怡璇

發行單位：國立屏東大學

承辦單位：大武山學院

地址：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東路 51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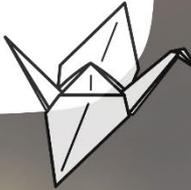
電話：(08)7663800 轉 27201~3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一三學年度
陳哲男校友文學獎
作品集



國立屏東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